

萬

曆

疏

鈔

萬曆疏鈔卷四十三

東倭類

石星 議征倭疏

徐 桓 征倭當急搗巢非計疏

張文華 東征議貢議封均屬失策疏

吳文梓 倭奴假詐已彰乞嚴加責成疏

曾偉芳 款貢非策留兵宜慎疏

逸中立 東事可虞廟謨當定疏

王德完

目擊東倭釁隙專修備禦疏

呂鳴珂

特伸盈廷公議以佐攘倭疏

趙崇善

東封難特敬陳備禦未議疏

曹學程

倭情已變封事宜停疏

劉餘澤

東征結局有功險臣熒惑天聽疏

萬曆疏鈔卷四十三

東倭類

議征倭疏

石

星

兵部尚書
萬曆十九年七月

先該本部題請特遣大臣經畧陝西各鎮及帥師征討倭奴等因奉 聖旨是遣用大臣便着府部科道官會議來說欽此欽遵除移文各衙門知會外近該陝西督撫諸臣奏報賊勢已窘滅亡有期經畧似不必遣倭犯朝鮮近據遼東督撫官咨稱該國八道已

盡占據且安撫人民給散米布誘令降順爲謀叵測
前項征倭文武大臣應遣與否想應速爲集議隨於
本月十八日五府九卿科道官齊赴闕門公會議
該後軍都督府掌府事定國公徐文壁等王學禮等
吳繼爵等費甲金等徐文偉等議謂倭克朝鮮出師
備援允爲良策但緩急之間須酌時而行之該吏部
尚書孫鏞侍郎陳有年陳于陞議謂征倭大臣之遣
誠攻心伐謀上策但我師地形未習饋運難繼未可
輕議深入於本兵二佐增置一員務簡求熟練兵機

者無事居中調度事急督兵征進爲諸路應援戶部
尚書楊俊民議謂江海遼闊險夷難測芻餉艱難莫
若渙發綸詔宣諭朝鮮臣民號召義兵光復舊國該
國素無火器聞山東朱巡撫製造殊多相應頒給侍
郎盧維禎議謂太監須得習知倭情及素優弘濟者
方可議遣禮部侍郎韓世能議謂朝鮮宜用恩拊不
宜用兵且請於洲直設總制南兵鎮江設總兵刑部
尚書孫丕揚議謂沿海督撫宜增備倭勅書令其畫
地分防順天山路有遊兵營保定赤府有民奇兵營

山東有備倭衛再選曾經倭戰之將令其教習水戰
工部尚書曾同稟議謂再設經畧則平日設總督之
意謂何十羊九牧必至僨事宜將薊遼總督增備倭
勅書爲便宜照先年例增設兵部侍郎一員都察院
左都御史李世達議謂大臣征倭義不容已但揆時
度勢施爲宜有次第計倭奴劫掠已滿不久必歸若
仍在平壤等處似宜只遵前旨行令遼左撫鎮將先
發去兵馬三枝或再添派枝擇謀勇將官多裹糧餉
徑入其境協同彼中各道勇將精兵相機戮力共圖

剿殺或谷就近伏兵戛害擊其情歸宜無不勝卽果
使倭奴竊據朝鮮兩都住而不起而國王旣來內附
彼中無主人心無所繫屬似必先宣諭國王令彼中
忠義陪臣急擇本王子弟宗族之賢者權署國事多
方另召各道豪傑僇力勤王亟圖恢復然後我乃選
遣大將率領精兵水陸並進務求殄滅諒亦無難又
須先將應用兵馬船隻芻餉作何處備必皆充裕迺
可遣將而今之計惟宜亟行遼左鎮撫多差的當人
役速詣朝鮮偵探倭奴去住消息不時馳報以爲進

止通政使杜其驕等議謂文武大臣宜察才望忠實者使不離在京衙門三四品之列武臣宜察謀畧驍勇者使不離五府僉書之列推舉得人鎖鑰慎密既可固遼左封疆之限挾拯有道又可激朝鮮恢復之心大理寺卿趙世卿議謂朝鮮恭順有年一旦倭奴蹂躪至此卽遣官帥師征討以存亡國以固藩籬亦自長策但倭奴新破朝鮮中情遽難盡知遣官征討未可輕議吏科都給事中李汝華等議謂大臣深入征倭地形不習兵餉難繼勢必不可遣河南道御史

傳好禮等議謂倭奴不圖金帛子女竊據朝鮮似有異志矧關白以匹夫竊圖又兼併多國遂破朝鮮此亦勁敵宜遣文武大臣經畧不宜據議征討深入彼境等因爲照以全取勝者帝王之兵推亡固存者天朝之誼須該朝鮮奏報倭勢猖獗臣等職在本兵義當撲滅况已陷我恭順屬國撤我密邇藩籬封豕長蛇寧有紀極若令深根固蒂必至剝牀及膚臣等初議特遣文武大臣稱兵征討不獨彰我字小之仁且以寢彼內犯之念兵貴先聲意蓋有在至於道途難

知芻餉難繼諸臣所議固爲有見念國王方寄命於我望救甚切彼爲嚮導道途不患難知彼資糧餉軍需不患難繼又該臣等曾遣精細人員深入平壤目覩倭奴招撫人民整頓器械名曰二十餘萬寔亦不下數萬似此情形寧容輕視但遼東撫鎮業發兵往應特遣文武似應有待以遼鎮足以當之也今據諸臣所議言人人殊均之忠於謀國內如宣諭朝鮮號召義兵猶爲振亡首策乞賜渙發綸音馳使面諭朝鮮國王傳檄八道陪臣大集勤王之師亟圖恢復舊

業我則增遣勁兵共圖殄滅倭奴若先遁去我亦無
容深入如其收集盤據意滅朝鮮以與我抗則大彰
天討斷斷乎不可已者於時不大調客兵特遣文武
則吏工二部所議增設兵部侍郎一員專理倭事卽
臣等所請應選經畧大臣而左都御史李世達所請
選遣大將率領頸兵水陸竝進卽臣等所請應遣武
臣則諸臣之議雖若與臣等不同而其意未始不相
合也伏乞 上裁容臣等移咨吏禮二部及薊遼保
定山東淮揚督撫一體遵照施行

征倭當急搗巢非計乞詳審以收勝算疏

徐

桓南京刑科給事中
萬曆二十年十二月

方今報倭警者岌岌矣策倭患矣紛紛矣大都以防
禦爲要策無能出奇制勝者獨本兵慨然以征倭自
任而行人薛藩亦備陳其當急征業已奉旨選宣大
保定等鎮精兵赴經畧調遣一以援朝鮮一以伐狂
謀誠得制勝奇畫奏凱有日矣迺太僕少卿張文熙
調四省兵往以搗巢爲請臣三復維之見其策甚奇
而難行奉旨聖旨兵部看議來說欽此若以爲可行

而速令覆者該部必能斟酌可否何容臣贊但恐該部亦誤以爲可而允行之則失計甚矣臣不得不爲糾正而偶有一得之愚或足以少裨勝算者惟聖明採擇焉臣讀籌海編云備倭之術不過守禦二者而已未聞泛舟大海遠征島夷蓋海中無風時絕少颶風一作天氣卽昏舟遇沙礁卒皆覆沒以我之迷蹈彼之危未有能必勝者雖以元世祖威挾華夷全盛之力加伯顏孛木兒之勇率舟師十餘萬遠征日本一遇颶風盡爲魚鱉史書元諸將棄師於海島而

生還者僅三不此其明鑑也卽我世宗時乙卯秋浙直會兵大衢殿前邀賊歸路風雨大作飄沒船師以千萬計夫大衢切近揚山馬蹟距日本尚遠而邀其情歸者且不可乘危倖功况遠涉大洋深入日本而能取勝萬全乎據張文熙疏稱調集四省舟師奮勇搗巢以牽其東歸杜其內犯此兵法所謂批亢擣虛固爲良策而其勢實有難行者文熙以爲四利臣則以爲五難兵曰搗巢蓋攻所必救如孫臏直守魏都而龐涓解圍以救魏是也若日本與朝鮮隔絕大

海聲息不相聞而犬羊異類親屬不相顧攻之未必
救也總傾其巢穴何能牽其東歸此其難一許儀後
報稱日本六十六國每國整兵二萬則約兵百萬餘
矣今駐平壤者名四十萬則其精銳尚多也彼以逸
待勞我以勞攻逸如驅羣羊攻猛虎爾總能遠涉未
必勝而况風波洶湧萬不能濟乎此其難二千里餽
糧士有饑色四省中惟浙閩去日本稍近而南直隸
廣東不止數千里矣况茫茫大海運道不通兵餉何
能接濟又不可隨地而得糧者士能無枵腹之處乎

此其難三項以通州兵調遼陽人且嗷嗷生怨毒矣
况調四省兵遠征日本彼見以爲必死之役誰肯舍
生以勇往者勢必騷動別生事端外患未除內變先
作此其難四閩廣兵數臣不能知若浙直沿海兵多
不踰萬尔今每省調一萬五千則必空壘而出防守
者何資况倭奴人人能戰而以六萬師搗之衆寡不
敵勝負易分此其難五夫此五難皆理勢之易見者
卽無海波之險且未必獲利况風濤不測而欲冒險
邀功不爲故元棄師之續卽蹈大衢覆卒之轍矣文

熙爲此奏其未深長思乎夫善用兵者如用藥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今倭逼義州近鴨綠事急矣急則爲治標計速選南兵精銳爲先鋒調宣大保定挾助之而以朝鮮兵爲內應疾赴平壤聲罪致討可以奪犬羊之魄而解朝鮮之危然非萬全算也臣愚謂莫若先聲以奪其氣用間以離其黨迎擊以挫其鋒伏奇以躡其後何謂先聲今西賊殄滅神武奮揚宜以捷宣示四夷差遊擊沈惟敬齎帖往平壤宣諭倭將彼必警服求貢之後與之約曰十年一貢有常期

如期則不貢道由寧波有常地如地則可倘倭畏威而修貢如常則一紙書賢於十萬師遠矣頃惟敬曾以大言起倭敬畏假以皇靈之重乎此不戰屈人之一策也何爲用間昔王直誘倭入犯倭王不知也募生員蔣洲爲間使卒擒王直今關白淫暴過於桀紂六十六州本非心服又占豐後王妻爲妾西海山陽數國皆生疑變而閩浙中如蔣洲者未必無人若以重賞構之得一二膽畧士往說諸國必能斬關白頭立奇功於絕域此以夷攻夷之一策也何爲迎

擊_臣知倭性最懼急攻蓋窮寇遠來必饑且困吾乘其敝而擊之則易爲力昔劉江鎮遼東望寇將至卽令奮擊卒能報捷遼息倭患二百年今宜勅經畧整頓舟師於鴨綠江口善瞭者望倭船未抵岸卽四面攻之截其半渡或挫其前鋒未有不全勝者此攻其無備之一策也何爲伏奇_臣聞倭善用兵兵之計不識詐敗之機彼善用伏而我以正兵敵之故鮮不敗昔胡宗憲禦倭嘉興令彭蓋臣以前鋒迎敵佯敗走俟其過伏盡起三面夾擊卒有王江涇之捷今宜勅

經畧相遠東形勢於金復蓋義墩堡中可埋伏處伏
奇兵佯誘之伏起夾擊寇雖眾必亂其勝之也必矣
此出其不意之一策也此四寇雖臣愚之庸見實已
試之成規似爲鑿鑿可行者非敢爲文言以亂聽也
如蒙勅下該部覆加查議要見搗巢五難是否難行
臣陳四策果否可行難行者不妨停止可行者亟爲
採用如此則妖氣立靖海波日澄蠢爾倭奴將難而
禽獮之封爲京觀不難矣萬全勝算似無過此惟
皇上擇焉

東征議貢議封均屬失策疏

張文華

南京禮科給事中
萬曆二十一年

蓋自倭奴威協諸島侵陷屬國爲我中國慮近閑歲
矣所厯宵旰頒諭旨不知其幾所差文武將吏不知
其幾所調集官兵批發帑金不知其幾切謂當事者
計必滅此而後朝食不然卽堅持自守之計據險阨
塞坐困其歸無不可者慎無容苟且目前以貽日後
憂也頃閱征倭邸報及遼東按臣周維翰一疏謂大
謬不然者奈之何始而畏倭之不去而媚言於貢繼

度貢之難行而借言於封哉夫自貢之說一出廷議
紛起所爲扼腕而嘆借箸而籌者友復其不可狀甚
悉至蒙 聖諭赦窮追卻貢欵明目一下凜若秋霜
庶幾講貢之說寢而禍胎永絕矣孰意東征寡謀始
終堅迷於貢之一字而業已爲倭計哉自今言之王
京誠退矣非勢窮力迫也以欵貢也二王子誠還矣
非畏威悔罪也以欵貢也行長屯西生浦小西飛入
王京爲有挾之求爲必成之信國家安危誠係此一
許絕間而乃託言曰借貢以退倭非輕許而悞國

臣

等弗之信也夫用間誘敵兵家之常臣等非不知當
事之苦心顧古之用間者託之以他詞持之以正法
故間一行而敵在吾術中保無他虞也今在我借貢
以退倭而使倭執詞以求貢是始以給倭終以自給
初以爲間卒以爲信誠不知所爲與倭約者果借言
乎抑真許乎及知貢之必不可行而易名爲封抑又
誤矣何者重譯獻琛貢之謂也其輸納猶自彼來也
倭奴雄狡異常計利我金幣一旦渝盟曾是可以大
信責之是許貢非策也當事者亦自知其不可也又

奚爲諱貢而言封命名定爵封之謂也其賚予特自我出也倭奴狼貪無厭勢必因封乞貢一旦反戈曾是可以名號羈之是許封非策也當事者亦自知其不可也又胡爲借封而諱貢大抵我既加封彼亦來貢兩事未有不相因者此端一開坐令蠢尔狡兔入我疆土侵我屬國荼毒生靈其爲宗社日後之隱憂一而已矣且錫予以封國之重典遣使以封國之大事萬一倭情叵測稽留天使以要貢市當斯時也將許之乎勿許之乎故不言戰而言款貢也是引虎狼

而納之戶也不曰議貢而議封是朝三暮四而卒爲天下笑也今日倘不嚴爲杜絕而昔年北虜以順義王封矣其後濫觴撫賞馬市歲日以增卒至決裂莫可收拾可爲永鑒若之何而復蹈其覆轍也夫貢與封均之無一可者茲乃堅意行之得無謂許貢失信於倭而欲借封以行羈糜之術令彼長去而不來乎不知中國之待夷狄來則拒之去則不追未聞有喜其去而錫之封者中國之防夷狄不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未聞有恐其來而錫之封者况狡倭反覆

不常其欲去未去或來不來總之不係於貢不貢封
不封者遽欲借此卸重肩還朝報命而一切利害僅
委之一劉撻臣等不知其故也嗟夫我之大兵深入
暴露日久其死者委虎何窮而其疲且病者又將爲
亡羊之續卽欲多留彼中境奚以裨議者謂宜撤還
境上衛我疆土檄我朝鮮自爲防禦有如倭奴目今
畏寒遠遁無煩我師則獎率大衆抹馬治器鍛戈峙
糗王惟其時倘其春汛復逞則重整我師一大創之
未爲非策伏乞 皇上博採公議斷自宸衷勅下經

畧卽將封貢一節亟行停寢以杜禍端庶幾海氛可靖而疆場永固矣臣等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倭奴假詐已彰乞嚴加責成疏

吳文梓

刑科給事中
萬曆二十一年十二月

頃留兵殺傷數多御史周維翰具奏而經畧無言猶謂出於傳聞不敢輕瀆天聽及接經畧塘報而展轉支吾猶謂越境偵探不敢過爲苛求欽蒙 聖旨責令從實報來則宜朝命而夕奏疏也乃承旨以來翹首企足日佇奏章之至而寂然不報特遣書於本兵謂倭奴安靜無擾臣不勝其駭且疑矣夫慶州之人犯遼陽之搶掠皆倭也借云被脇亂民則降倭非倭

而何中國喪師既真又安所諄諄爲倭辯也據宋應
昌之意無非寬島夷之罪以冀封事之成耳殊不知
往來講和是贖兵緩敵之狡謀也暫伏釜山是將取
姑與之故智也藉令大衆業已浮海而今之所云倡
獮擁兵犯搶者誰歟行長既云清靜而今之強掠資
餉殺傷留兵者又誰與守候小西飛回話今既數月
矣又不知表文果安在歟夫當冬寒時非彼利尙且
逞意鳴張肆行狼噬轉盼春風正可揚帆之便其所
猖獮更何不至也善爲計者當約束三軍爲一心聯

屬兩國爲一體意氣相繼臂指相使庶幾可恃無恐
今經畧主於和將師主於戰二心不可事君懷疑不
可應敵兼之被脇亂民爲彼嚮導助彼聲勢當此之
時強敵在外叛卒在內吾以單弱之師孤撐其中正
孫子所謂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
不能救前勢不能不汲汲矣語云未見其形先察其
影言防者貴未然也今倭奴狡詐之情彰彰昭著奈
何當事者不修戰守以伐狡謀且議封議貢以情軍
情遂至事機坐失敵氣日張行且剝虜將有不可措

手足矣。臣等竊有憂焉。夫爲將之道當先治心。宋應昌等不待王命擅離信地。是畏倭之心甚於畏朝廷之心。而當事者恬不爲意。可憂一。朝鮮君臣無志恢復。棄此藩籬。東南殆無寧日。可憂二。登萊以及天津地方遼闊。且承平日久。目不覩旌旗。耳不聞金鼓。居常則談倭而變色。臨敵則望風而却步。可憂三。淮揚係漕運咽喉。乃今饑民困水災者。且蜂起屯聚。川澤臣恐不在顧。臾而在。蕭牆之內矣。可憂四。飛彈吉兵等淹留京城。小西飛安置遼左。降倭布散邊方。非我

族類其心必異乃今窺我門戶視我虛實一旦乘隙而起何以制之則江統徒戎之論是今日明鑑也臣聞儋人之爵者當忠人之事食人之食者當憂人之憂宋應昌身膺特遣李如松世受國恩合當矢心協力滅此而後朝食斯爲上不負國顧乃持兩可之胸臆以徼倖萬無一之狡夷綢繆之器百無一二迫其損兵敗績事勢窮蹙則又稽延君命猶然不見奏聞其狼狽之狀必有難於言者人臣勿欺之義謂何而敢蒙蔽之若此也伏乞 皇道初令經畧及督撫提督

諸臣恪奉 明旨一力擔當并將廷臣條陳戰守機
宜兵食要畧一一舉行毋得持封貢而疎防禦信狡
夷而忽廟謨使國家大事決裂敗壞不可收拾則雖
伏罪請誅亦無及矣臣等非不知遵奉 明旨省議
論以責成功顧職掌所關寧使臣言之不驗毋寧使
國事玩愒而自蹈內外雍蔽之罪也伏乞 聖明採
擇

倭報欲去未去屬國未復就復欵貢非策留兵

宜慎疏

曾偉芳

兵部職方司主事
萬曆二十一年九月

臣竊睹倭奴欵貢之害三尺豎子類能言之乃疆場
當事諸臣猶躊躇四顧而不能決非謂不欵則倭不
去乎臣則曰欵亦去不欵亦去又非謂倭不欵而去
將必復來乎臣則曰欵亦來不欵亦來臣請以當日
之勢借著爲畫當乎壤一創倭已知奄據朝鮮之業
不成其志固惟擄掠不歸將金帛子女安所寘之遷

延金山數月非不去也前者陸續驅重貨浮海而東
其後者徐爲殿也况今大衆已還僅遣小西飛三十
餘人王京乞貢行長留一枝以待知我大兵未撤其
不能以此日一矢相加遺也明甚欲歸報關白卷土
重來則風汎不利正冬苦寒勢又不能故曰不款亦
去本謂我戰平壤斬馘數萬浮屍蔽江燹臭十里可
明漢兵若風雷意倭奴大創而去當不復來今稱克
開城復王京還王子陪臣以議款故則彼又何威我
懾我而能就我束縛守我盟誓哉且以沈惟敬前在

倭營見與爲媾咸安隨陷晉州垂拔而欲恃此許貢以冀來年之不復攻則速之款者速之來耳故曰款亦來夫不款無憂其不去則何必借款以市其去款之難保其不來則何必重款以餌其來貢之當絕此兩者足以觀矣今不料絕貢之無關倭之去來也而首鼠兩端陽諱陰設內自樹疑以外招衆口竊爲當事者惑焉法曰毋怯其不來恃吾有以備之今日之計則惟卻其貢而嚴其守顧以中國而守中國則易中國而爲朝鮮守則難吾之自守也信地在數里之

內器火衣糧取給自便若螿足而手隨至吾之守朝鮮也暴露數千里之外遙呼庚癸動輒掣肘首尾不相及不留兵乎將前功盡棄欲宿重兵則師老力困禍無已時恐外藩未固內變先作蕭牆之憂將必在此然則舍料理國玉之外雖使孫吳韓白復生無能爲朝鮮謀矣夫朝鮮析分八道幅員綿亘東西三千里南北四千里其地饒五穀火耕水耨不假力而足所在窖藏陳腐相因自昔以富強抗衡中國唐太宗親駕者再不能成功乃今倭夷一人如履無人之境

則豈非其主媮媮器窳廢而不治以至此與以李昞
荒淫沉湎自敗然尚有可爲者曰當今破滅之餘臥
薪嘗膽正惟此際猶然不悛徒列箠矛戟於前而
助之鬪可乎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此於計已舛矣今
未能遽謀燕衆置君後去謂宜亟請 陛下勅一道
專人齎至朝鮮國主歎以失守社稷罪朝廷爲若糜
金百數去蕪恢復境土全以畀汝若不亟圖天且壓
棄雖天朝何能狎爲若得屢煩援師蚤自爲計無珍
若宗如果不可化誨其子光海君瑋頗堪托國命經

畧就彼熟察衆心願戴密約彼中一二大臣沉毅有
謀者呼吸從事仍以勅諭王令自退閒傳國世子唐
明皇幸蜀肅宗卽位靈武此亦先朝故事何貶於王
新主旣立華故俗撫遺民弔死問孤練兵積粟號召
諸路忠義及父屠子戮願啗倭肉之民與共爲計萬
一倭急燃眉一時瘡罷單弱未能遽起則可令衆建
王族如田單宗人守莒卽墨克復全齊不然則損海
邇倭一帶棄之豪傑如漢任韓信黔布彭越三人關
以東各自爲戰夫與其敵來不守至委土地以啖倭

孰若出分吾國而猶未失爲吾守之利人情難忍不
能割螫手弗斷疾亡其軀凡此皆可與新王陳說利
害曉譬禍福俾自處分六地之剖一官之置我中國
無所與焉誠爲彼定亂而已如此則雖朝鮮未必不
樂從於我天下事何遽不可爲至吾留兵所許不當
過初議五千歲犒不得過數萬行月諸糧盡責朝鮮
取給亦當俟其君臣果詞再請然後與之約曰若能
誓心固圉則許能屏遠君側荒惑則許能出金帛捐
土地敷禮賢俊則許能睦吾卒無相猜則許能日費

不需中國一金則許則否且夫斬而後與之則與之
足以示德彼亦因斬而生激烏有彼不求援而吾皇
皇焉自爲疏請欲留兵一萬六千欲雖費中國數十
萬當先逢迎如奉驕子彼固惟引啄承沫仰人授已
目爲當然雖與之千萬適以益其疾而教之媮竟何
補於勝敗哉故必使彼自衰其請自供其費然後能
知難知難然後能自守夫惟自守而後可與之共守
此料理國主之道一了百了之術善後良規更莫有
先於此者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非

常之事固非常人所能爲乃究竟當爲不過如此釋
是不務而猥云留兵是使中國歲以朝鮮自役也故

臣願當事者亟圖之也臣備員樞屬諸效瞽見誼當

與當官獻替佐承何庸置喙顧存亡屬國在此一舉
須 聖明獨斷賢宰相密贊於下主持必行擇人善
任庶克有濟竊不自勝芹曝心伏祈 陛下垂神採
納與二三輔臣從長商確下部遵行無使當事者今
日苟且塗塞而明日或滋釁端徒煩議論將朝鮮幸
甚天下幸甚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東事可虞廟謨當定乞杜燾萌以圖萬全疏

遼中立

吏科給事中
萬曆二十二年三月

自東倭未靖而請封請貢之說興也中外諸臣言者甚夥其揣情形析利害者亦甚備雖三尺豎子亦知其不可矣臣卽再有陳說亦不能加於諸臣上矣顧是說也宋應昌始之顧養謙成之本兵石星力主之沈惟敬密計於倭劉黃裳昌言於朝請封易而爲請貢請貢易而爲開市開市易而爲和親頃又專意請封業已奉有明旨矣臣竊惟貢不可許而封亦不

可許也是東征諸臣誤本兵而本兵因以誤國也臣

始不能無言矣臣聞忠臣之謀國也爲國家計不爲

一身計爲久遠計不爲旦夕計自倭奴狂逞盤據朝

鮮我皇上宵旰而憂爲之遣將出師者計年餘矣

蹂躪我屬國戕殺我士卒糜費我金錢是中國之仇

也而臣子之羞也今不思滅此朝食而反欲寵以封

號金冊銀章赫奕島外此可令四夷見乎以國體論

則倭不當封昨見朝鮮疏中有云倭築城蓋房運糧

練兵陽退而復進假和而逞兇倭之情狀亦可槩見

而當事者以爲難憑日夜催促表文以冀了事目前
臣未聞空言可以畏敵表文可以守取卽稱臣稱貢
禮卑言甘臣之所不敢信也以倭情論則倭不必封
倭俗狙詐而狼貪 聖祖絕其貢不與通著之爲訓
沿海設備嗣是屢貢屢犯至嘉靖間東南之慘極矣
世祖嚇然用武一大創之而有三十年之安今無以
制其死命而以封爲羈縻彼關酋雄長海外卽稱帝
稱王夫誰禁之而乃遣數十萬之師犯我屬國以乞
此虛名也勢必請貢請市要求不已我不能拒絕於

今日而安能拒絕於異日啓奸民勾引之端開外夷
窺伺之門爲國家患無已時以利害論則倭不可封
此其事之可否得失滿朝臣工知之朝鮮知之而何
當事者以冥冥決事不曰選將不曰練兵不曰沿海
修備而今日議封明日議貢倭盤據於釜山爲敢取
之計我冀望於僥倖爲苟且之謀倭以款要我而操
術常行於款之外我以款自愚而智慮常陷於款之
中排盈廷之公論捐戰守之長策阻忠臣義士之氣
爲逃責議功之資此人臣之利非國家之福也旦夕

之謀非久遠之計也豈不羞朝廷而汙青史哉臣謂
倭款不罷則戰守之計不決戰守不決則釀禍將來
貽憂君父異時追尤首事卽斬諸臣之頭不足以謝
國事矣且 皇上獨不見西事乎當互市之始豈不
借口羈縻得以息肩飭備而今邊務廢弛將士玩愒
不可收拾識者恨之今日又欲襲其故智以爲退倭
良策尚可謂國有人乎伏乞 皇上深思倭情之巨
測收回許封之成命明諭尙書石星總督顧養謙
關謝使一意防禦毋推諉避事因循養亂毋徇一時

之便而貽後日之悔侍郎朱應昌郎中劉黃裳併亟
賜罷斥以爲人臣欺罔誤國之戒則內外遠近曉然
知上意所向在於安攘大計孰不更相激勵以圖
事功所謂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倭何足慮哉伏
惟聖明留意

目擊東倭釁隙專備禦疏

王德完

工科給事中
萬曆二十二年三月

臣惟倭奴封貢一節關係社稷安危在廷諸臣無慮
數十人皆力言其不可臣謂卽此可寢謀矣頃接總
督顧養謙倭情一疏知表文將至事在垂成然止言
求封不及貢市又言倭戶盡逐始可議封臣以謂總
督或自有的據及接朝鮮王李昫賊情疏則又謂倭
賊向來屯聚劫掠蓋房築城轉運軍糧絕無歸計說
和說貢眩惑軍情向背胡然頓殊若此昨因本兵石

星集臺省諸臣于射所會議東事

臣

得讀本兵覆疏

稿則謂一封之外似無他事又謂不許粘帶貢市致

日後不靜又謂撫按查核金山倭戶一人未歸不得

許封大都與總督符合

臣

以爲本兵或自有王見及

扣其所以茫如捉影捕風

臣

問外傳總督貽書有貢

市禁絕能以身任等語信然否本兵曰難必倘強索

貢市只革其封號便是

臣

等又問金山倭戶肯盡數

歸巢否本兵曰難必

臣

等又問特遣遼東巡按親至

金山查看倭戶有無歸去可行否本兵曰不可由此

言之則倭逃封而不貢也倭之去而不留也毫無足
憑何能輕信臣又覽本兵覆疏開六月內晉州搶殺
等情先該經畧奏報十一月內慶州搶殺天兵二百
二十三名搶掠軍糧八百餘石等語一一不差又謂
朝鮮疏在去年十二月初七日之前總督疏則今年
正月二十日之後故論倭情頗異然相隔止一月上
下豈不叛服霄壤臣又覽叅軍官葉靖國稟帖稱正
月初四日金山倭夷尙有一千人金海龍川熊川等
處行長所居或止二千人倭衆正在睥睨奈何言去

則朝鮮疏稱三月進捨上國風汛要犯大明等語豈必盡虛臣又覽沈惟敬答倭書有曰既許爾乞降封

貢如何因循不至則封貢已兼言之矣臣又覽倭國

抄白副表一道有曰比照舊例蓋謂國朝封貢例也

未又曰永獻海邦之貢則明白直言諸臣佯若不知

殊爲悖盭臣又覽行長答沈惟敬書有和親字樣且

以媾和之旣而飾辯兩國相好卽是和親然倭奴故

詐豈不識相好二字臣又覽朝鮮陪臣金晬與總督

顧養謙稟帖稱倭賊大軍不能久處則繼之以必不

可聽之說播在人耳而難以口道竊未知媒和者悉
以此聞於朝廷否則惟敬許倭不止貢市何謂一封
即可不事興言及此令人髮上指夫倭奴興兵朝鮮
原欲以犯中國許儀初寄書內地云關白欲上取北
京稱帝大唐又云善詐和假降以破敵國卽遐邇市
井之人且有先知矣經畧東征豈不辨此平壤克捷
亦已奏功無奈碧蹄大敗魄散膽破乃始悚心堅意
惟封貢是圖不復言戰鬪事矣然猶畏人知不以上
聞及遠使撫按趙燿周維翰相繼奏報俱云封貢已

成知難掩蔽乃始直言其故開城王京陪臣王子悉以封貢取效旋見羣議沸騰則又時露時藏或專言封而挿言貢以少殺公憤厥後知事勢已遂始明言請封大航三年一貢行長小船年年通貢贊畫王事劉黃裳則直請委官至對馬島收查貢物許閩浙遠東大賈通市泊矣本兵亦左袒其說而重違明旨乃行總督勘議總督以機局已就莫可說和而懼有煩言止云請封絕口不及貢事乃本兵亦云對馬島開貢誠爲不可惟是封議不得不從夫名器難假繁纓

當惜今以關白篡弒而錫之玉封以號召三十六島
未服之豪傑是虎而翼也安見其可然使倭之欲而
果止於封也使倭稽首就封而不復要貢市也使倭
要封之後鼠竄海濱而不復鯨吞壅戛也則假虛名
而有寔費結與國而令支那以財力困疲之狀戎馬
瘡痍之候罷兵息戰體士拊民未爲非策顧倭欲無
厭夷信難終封之與貢猶形影也景之與填猶循環
也假令本兵總督陰予而陽奪之先請封號借明旨
以箝廷臣之口繼請貢市快目前以貽日後之患則

禍在作備是謂欺君二臣何忍爲此假令秀吉行長
陰叛而陽服之偃然受封以示我之不備則患在噬
臍是謂誤國二臣豈忍蹈之我朝鄭端簡公日本考
謂倭夷奸譎自持勘合方物戎器滿載而來遇官兵
矯云入貢見我無備則掩襲邊境正統中大嵩挑諸
嘗被其害世廟之蔓延浙直江淮間流毒更慘今若
大釁復啓覆轍將尋是沈惟敬誤經畧經畧誤總督
總督誤本兵本兵誤皇上也無論旦夕可弭弛擔
息肩卽要領不保於丘園斧鉞伏誅於簡冊臣竊懼

馬夫犬羊喜怒難期桑土綢繆貴預今本兵曰倭得封卽颺去不吾犯也臣曰倭卽犯胡以卒應本兵曰吾與總督巡撫三人當之臣曰何足當此三人卽禱軀其如二祖八宗之神器何臣曰遼左戰士有幾本兵曰不過二千有零臣曰二千之卒何足禦數萬之倭本兵曰戶部糧餉無措去年遼東巡撫請召募家丁三千人竟裁減八百有零臣曰帑藏誠匱乏然邊郵危急何論惜才哉諸臣曰吳惟忠駱尚志南兵當暫留遼左不宜速撤本兵曰業已先奔臣曰是所

鬼形者難再用耳諸臣曰卽有急朝鮮難出援不若於旅順口鴨綠江緊要險隘增兵戍守本兵曰多則乏餉增五千可足用諸臣曰劉挺兵撤回亦要留住遼左本兵曰川兵難久不如募土著倭虜皆可撻伐相與咨嗟嘆息夫沿海邊防豈不數四申飭然核諸文移之上則色色皆有求諸戰陣之間則件件成空遼左對敵尚且無兵內地承平豈能禦寇如以羸卒而搏猛虎譬則甕子而角孟賁豈不容所向無前冥則恐力之不足今不羞賄虜媚倭而急爲之防乃爭

誇畏威悔罪而張以爲功三尺童子知其不然而乃以蒙睿智聰明首出百王之 皇上此臣所爲扼腕而拊心者也昔越王勾踐一小國君耳患吳之強也而苦心焦思置薪於座臥卽仰瞻飲食亦必嘗膽卒乃拊循士民訓練兵甲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吳遂以殲敵今堂堂天朝豈比蕞爾西越誠肯赫然震怒練將練兵懲虛責實當事諸臣臥薪嘗膽矢畫陳謀某鎮可用若干兵必人人有投石超距之氣某鎮可用若干將必個個有斬

將奉旗之風某鎮可用若干粮必在在有士飽馬騰
之慶見兔而急顧犬亡羊而卽捕牢則習流何止二
千教士奚啻四萬除兇雪耻操縱隨宜苟玩愒歲時
如處堂燕雀幸火未燃响媮以爲安則延寇入室養
虎遺患令外夷酋長廝役從旁竊笑此議之所不敢
辱也夫臣濫竽民垣司會計耳胡輒言邊事然杞人
憂天爲其將壓也嫠婦恤舟爲其將覆也今封豕石
行覆壓立至臣苟拘攣職掌不一披陳則遠慮先烹
曾不得自比于杞人嫠婦故特效其款款之愚伏惟

皇上採察芻言亟謝倭款早修內治臣不任懇切禱
祈之至

特伸盈廷公議以佐攘倭疏

呂鳴珂

通政司通政
萬曆二十二年

臣 等待罪通政切惟政者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
官以通政名謂政猶水也通之使勿壅闕而我 太
祖高皇帝勅諭亦以宣上達下防權奸壅蔽為兢兢
蓋其重也頃者東倭一事臣 等日檢內外諸臣題奏
紛紛藉藉大都言本兵以封貢誤國經畧提督以欺
罔誤本兵遊擊沈惟敬以賂倭求封貢誤經畧提督
是政之不正莫大於封貢而說之壅蔽莫甚於倭情

等職掌喉舌欲以徹宸聰久矣而未敢遽聞者誠念言事易任事難在海外風聞不宜以文法議論務當故事二月二十七日兵部尚書石星約九卿會議演象所諸臣雖無面矯其非者却未見唯唯封議固知各有心非乃亦隨班點點而退豈惟中書楊俊臣謂是日會議爲隸卒所非嘆卽臣等亦自羞之已而抄出禮部郎中何喬遠主事洪啓濬二疏及朝鮮國李昞阻封請留兵之奏乃知情形近確盡涉奸蔽敢不據素所採請爲皇止陳之言者曰去年倭據平

壞聲言內犯沈惟敬承遣往探便以封貢啗倭矣令
令沈惟敬再往而和議蓋已定矣斯時經畧之遣不
過揚示天下以制御之意云耳乃提督李松將世
以戰往不欲以和歸鼓其銳氣乘倭奴持款無備奮
擊破之大獲有功功固不可掩矣斯時果能矢心併
力乘勝長驅卽倭無噍類詎謂以倭級市私昵卒利
貨財且慮南兵戰勝分奪留守平壤兵不戮力大敗
碧蹄至此敢復言戰乎所謂經畧提督始齟齬而協
和斯其故耳於時沈惟敬幾爲倭奴憤殺乃復爲遊

說賄倭議封因嚴禁朝鮮不許殺一倭生虜而倭奴
一任狂逞圍晉州三十八日殺傷幾六萬人迄今蓋
屋造舡繕兵儲糗爲不封貢則逞其吞朝鮮內外之
謀間洪主事譯審朝鮮賁本來使向人則佯嘆誇東
征之功背則涕泣哀訴云彼國受慘一空卽我兵亦
倭也嗟乎 皇上費二百餘萬之金救朝鮮乃不能
戢倭而反坐視荼毒如此尚可以封貢結局耶唯上
封之意豈不曰封屬虛號朝鮮實禍予虛號以免實
禍甚便不知封以正名名正言順先朝雖有封倭故

事原未有挾今倭既伐我國又殺川兵是逆寇也逾而封之爲要挾傳笑外夷青史譏焉且關白稱雄海上稱有六十六州其與劉挺書語極誇謾豈真僭王號以爲重封之祇自輕耳或曰倭勢強而我兵弱餉匱不封且內犯夫平壤之敗非此強倭耶考嘉靖之季都御史胡宗憲總兵戚繼光平倭閩浙何我兵輒勝以堂堂天朝大統之兵寧畏一倭獨不得經畧提督如宗憲繼光其人耳誠畏而封之倭愆無厭封貢不已尙更有必不可從之要抑將畏縮而割土從之

也或又曰禦敵以術假封羈縻特緩倭而爲之備耳
不知人情危則防安則亂虜之互市也中國財力歲
竭而邊備日弛旋欵旋犯卽互市足恃哉今倭狡於
北虜我以封緩彼彼亦以貢緩我沿海兵將一有恃
則玩弛忘備一旦倭驚無全勝之兵噬臍何及矣若
若乃許封不許貢之說尤謂不然蓋倭旣封必遣使
飾詞奉貢包藏禍心觀兵部郎中劉黃裳疏議貢道
由對馬島而御史周惟翰謂狡倭窺伺遼左薊門行
人司憲被論後亦悔聽黃裳指揮豈貢議又自黃裳

堅之耶夫中國財力有限借以北啗虜東啗倭以偷目前之安財益竭而國勢就衰失策甚矣近該部覆議朝鮮國王所奏倭情未足盡憑止因畏倭故請留兵臣等以爲朝鮮二年切厭兵矣兵可撤何樂於留倭果無後患何爲阻封由知倭狡橫叵測之謀恐虎而翼必無幸矣設不信其言而斷在必封行且失朝鮮之心去不復來萬一不得已而降倭未可知也蓋朝鮮之所以仇倭而臣中國者以中國能制倭爲若主也今反畏倭封其所仇則得以有辭於中國而中

國其何辭於彼是封倭非明棄朝鮮而驅之從倭耶
夫棟朝鮮原爲固中國藩籬欲封倭原爲結恩朝鮮
朝鮮不欲封則封之何謂倭情出國王之口最真卽
行勘不確於此此不足憑更憑誰乎沈惟敬係積棍
有利則附有急則奔言封固奇貨惡憑也不憑舉朝
公議又不憑朝鮮所奏止憑沈惟敬斷以封許謂一
封之外設有他虞誓以身保此必良有獨見苦心處
難以告人者第社稷重器封貢係關社稷安危要當
虛心公聽以圖長治久安之策若苟且目前而至異

日事體決裂不可爲卽百其身捐糜無益矣諸言者
非好呶呶誠爲社稷關係至重亦成石星生平人品
耳箕疇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庶人卜
筮乃謂之大同伏乞 皇上勅諭兵部勿以封事自
謀仍與士庶卜筮同之不然宋人以和自愚之覆輒
可鑒也并一應東征事情虛實宜照御史甘士价題
請差風力科道至彼逐一查勘從實具奏以明功罪
仍乞嚴諭責成禦倭總督實心任事毋襲虛文選將
練兵墾屯謹候移駐遼左爲朝鮮聲援其提督重任

別訪廉而有謀熟知倭情將領擇推允任或領兵萬餘暫留朝鮮教國人戰守兵法事寧撤兵優叙至朝鮮王就差行勘科道領勅戒諭痛儆加省劾越勾踐之臥嘗生聚訓練雪耻圖存一面曉諭倭奴捲甲息戈盡歸海島敢再犯朝鮮定統天兵誅討無赦所要害閩浙天津一帶海防勅各處撫按官加倍整飭以固封守沈惟敬讒奸亂政卽速革回姑俟倭情順逆治罪庶宸斷明而國是定內治備而倭患消其於國家安攘大誅爲有禩矣

東封難侍敬陳備禦未議疏

趙崇善

山東道監察御史
萬曆二十二年

頃自封貢之議一出盈庭抗疏力爭其言是非利害不啻詳矣臣亦無容復贅第不主封貢當議戰守欲

主戰守當議兵食今日財匱矣兵疲矣民不可復擾此當事者所以苦戰守之難而主封貢之計也臣愚

以爲戰不足者守有餘惟在得其勢執其樞耳臣昔

年奉命巡按遼東嘗詢考朝鮮形勢而得其要領

敢爲皇上陳之蓋朝鮮北面與遼接壤而東西南

三面距海東西皆崇山絕島連亘阻塞惟南面釜山
乃倭夷所入之路倭夷欲由釜山入王京必經全羅
慶尙二道而全慶之間如雲峯大丘皆有天險可據
誠於此地設兵分布則倭奴不能復入王京而朝鮮
舉國可安枕也朝鮮安則中國之藩籬固矣或者謂
屯守無兵無餉將奈何臣謂全慶險隘易守一可當
百今劉綏川兵五千尙在再加南兵三千共八千人
令之訓練朝鮮兵卒每我兵一千領朝鮮兵二千朝
夕教以武藝總計之則有三萬四千之衆使爲將者

嚴其紀律鼓其銳氣何戰不克何守不固至於糧餉之費不必取給中國朝鮮水田極其膏腴一歲之收不下數萬我爲彼國防守彼獨不能爲我兵餽餉乎因朝鮮之糧供朝鮮之兵無徵調轉輸之煩而有安內攘外之策莫便于此者亦何憚而不爲也或者又謂近守鴨綠爲便者此又不然蓋倭酋不得朝鮮則朝鮮西南有連花飛蓋蛇梁金梁等數十島聯絡海中爲之限隔非惟不能由陸道窺遼左亦必不能由水道窺天津若倭酋據有朝鮮則王京之漢陽江開

城之臨江平壤之大同江處處可以通海直達畿輔
不必渡鴨綠走遼陽也是故欲安中國必守朝鮮欲
安朝鮮必守全慶能守全慶則得其要樞而倭奴雖
狡可無患矣舍險不守而專恃封貢萬一倭奴乘吾
無備擁衆復入悔將何及蓋倭情反覆不常自昔已
然今日卽與封貢必不能全其無渝盟之事此守全
慶一策不可不汲汲講求者也伏望 皇上留神省
覽勅下兵部酌議施行 宗社幸甚臣 愚幸甚

倭情已變封事宜停疏

曹學程

廣東道監察御史

萬曆二十四年十月

邇者封事大壞發言盈廷走宗城縛惟敬戮從臣遠

陽偵報不虛冊使揭帖踵至矣頃奉

聖旨允戴士

衡周孔教疏着令九卿科道會議戰守機宜毋貽後

悔是臣皇上已洞見封事之非而決之衆論也又奉

聖旨選風力科臣一員與楊方亨冊封是 皇上又

疑惑於楊方亨之揭謂封事可成也詎知石星方亨

同條共貫轉相附和詞不足憑且三臣共使異域宗

城出亡惟敬就縛倭奴何德方亨獨晏然無事哉方
亨且死生未卜乃請添冊使禁治流言卽三尺之童
亦知其詐非本兵矯悞以欺 陛下必狡倭設計以
陷中朝 望 陛下詳察而熟計之也本兵謂遼東
撫按之報見謂流言今冊使李宗城之揭將不足信
乎倭情已變猶云未變封事已敗猶云可成賊臣悞
國一至於此吾誰欺欺天平今據李宗城揭稱闕白
執沈惟敬要求七事原不爲封雖不顯言大都府據
倭夷狡詐異常貪饕無厭得封不已必求入貢入貢

不已必求互市互市不已必求和婚和婚不已必求
朝鮮納賦納賦不已必求分割尙義割地不已必求
席朝鮮渡鴨綠而薊遼危矣倭情吐露不待今日自
宋應昌經畧之始李如松入援之時沈惟敬使倭之
日已與軟盟卽不盡許七事業已輕諾二三顧養謙
封貢一疏李如松與沈惟敬一札情形破敗不在于
惟敬就擒之日已覺發于朱龍光未死之先矣不然
朝鮮日本一葦可航悠悠年餘何難一決此其故不
難于一封而難于七事不辨可知也夫堂堂天朝

反爲倭制皇皇天使竟作虜囚愈要挾則愈彌縫愈
昭露則愈箝制此忠義之士日夕拊心飲血相顧罷
封事決戰守斷奸臣首以謝天下迺誤國賊臣內外
深結始終執拘甘心媚倭陛下獨不鑒南宋之辜
乎秦檜史彌遠力主和議終移宋祚前車已覆可爲
寒心封事之非舉朝以爲不可宗城已悞豈容再悞
科臣攻擊卽以科臣往封是以賊臣籠絡深計戍則
功歸于已不成委咎科臣是以科臣寧伏鼎鑊不敢
奉詔夫人臣既委質爲臣東西南北惟其所使死且

不避何敢避難爲不忠哉顧他日事成猶可結局了
事萬一不濟甚至執以爲質封外要求卽科臣伏蘇
武之節效真卿之義必不爲宗城抱頭鼠竄以貽國
羞然大損國威喪氣狡夷貽臭萬年臣竊悲之爲今
日計科臣往勘則可往封則不可也若云可成則賞
冊渡海不成則持節還朝視君命如兒戲等冊使爲
說客辱國欺君罪莫大矣事成功有所歸不成責亦
難諉天語煌煌著如皎日今日封事成耶敗耶言官
持議驗耶否耶陛下以平章軍國托元輔以叅

機務倚樞臣天下事非一家私奈何偏執星狼狼自用臯碌碌依阿星曰關白可封臯亦曰關白可封星曰再遣科臣臯亦曰再遣科臣今日封倭之使節昔日排已之人彥博之薦唐介當不若是昔魏學會亦心任事奇功未見陛下嚴譴學會而寧夏卒奏蕩平今東事潰裂元輔樞臣不得辭其責矣大臣去留冊使行止社稷安危係此一舉願陛下熟察斧斷天下幸甚

東征結局有功險臣熒惑天聽疏

劉餘澤

禮科給事中

萬曆二十七年正月

臣先是辦事省垣風聞贛畫兵部王事丁應泰有疏極言東征之役有罪無功而見今當事諸臣如蕭大亨邢玠輩言事諸臣如張輔之姚文蔚于永清輩咸被誣巉極其醜詆及昨見揭帖始知信然大都不曰行賄則曰結黨譬以穢物塗人之面譎語籍人之口三寸如刀一網打盡臣又何敢犯其狂鋒迨其讒焰墮其險阱哉第伏而思之國家之事當統論大體不

當苛求小罪臣子之義當裁酌公論不當矢報私讐
自倭奴興難以來歷 皇上之宵旰七年所矣勞

皇上之將士十萬夥矣費 皇上之財餉數百萬多
矣卽今以九廟之靈 皇上之威天奪關會之魄清
行二會不勝內潰我將士四路同心乘勢逐北酋長
多死倭衆大殲釜山南海蕩焉若洗藉此結局卽書
之旂常垂之竹帛其于舞干因壘之功掃穴犁庭之
績豈不稱流亞哉以故奏捷之後兵部覆奉 聖旨
始云覽奏朝鮮南海餘倭悉皆蕩絕東征始收完局

此乃皇天助順俾朕得行誅暴之義興繼之仁朕
連年東顧之懷方今慰釋又云文武將士功次着上
緊叙來念其遠征久勞許從寬擬咸使霑被慶典卿
部還馬上差人傳與他每知道欽此大哉皇言明見
萬里展也帝澤念及三軍當此之時微獨二百年之
屬國鼓舞維新數萬衆之征人驩忻大賚卽八表咸
歌寧謐四夷莫不尊親而獨不快于一幸災樂禍之
丁應泰夫是以搥唇鼓舌覆地翻天簧鼓 聖聰羅
織人罪愈憐愈王不勝不已臣未卒業其揭而髮指

毗裂恨不能戾天縮地批其頰而唾其面食其肉而
寢其皮也何者東功寬叙明旨昭如日月獨應秦未
之誦乎且其素負大貪之名謬承前箸之寄旣不能
如李膺之服善虜班超之護西域止知妬功嫉能變
亂黑曰甚至欲行一己之私盡奪十萬之賞果如所
言毋論 綸音不信于天下繡惠不普于行間是應
秦之所見是而 皇上之所見非也爲人臣子而與
君父爭是非何其欺也在昔大將在外不從中制故
陳湯不以矯命蒙辜裴度不以顓制蔽罪蓋重軍功

存恕道也。今海軍將士沐風櫛雨，橫草枕戈者數年，
以來苦亦極矣。一旦以矢石汗馬之勞，博桁楊囹圄
之辟，毋論烏盡弓藏，聞者解體脫異，日疆場有緩急，
誰爲 皇上效死力乎？最可憂者士卒，以此傷心，因
之成變，應泰蓋粉何足惜，而患在社稷矣。是 皇上
欲作福于上，應泰欲作威于下，爲人臣子而與君父
爭威福，又何其欺也。且也 皇上所與共治天下者，
以輔臣爲心膂，以大臣爲股肱，以言官爲耳目，而應
泰之疏擅要 皇上不下閣，不下部，不使言官與聞。

是欲先致 皇上孤立無助而後應泰得逞其傾危
之計洩其慘毒之謀利口覆邦讒言亂國從此生矣
不思前此聖斷孰敢叅與而應泰至今日復請之豈
以 皇上養尊垂拱假手委心全不料理此大事耶
又豈以其媒孽詭辭可以聳 皇上不虞之聽徼不
測之威或不顧此大體耶嗟嗟除日本之倭易除中
國之倭難矧應泰之狡之狠更有萬倍于倭者臣腸
雖剛臣口不佞烏能勝之第所斬者 皇上靜觀東
事歲月已長不如今日叙功何以了事必如應泰誣

奏何以服人仰煩睿思亟申優詔不爲讒慝小人所
中庶可以免倭奴之笑可以固朝鮮之存可以安將
士之心可以存國家之體臣時在待罪冒瀆 天威
曷勝激切祈禱之至

萬曆疏鈔卷四十四

時播類

梅國禎

叛丁悖亂異常時事萬分可慮疏

傅好禮

西賊蕩平不久南兵調遣非宜疏

張棟

土酋情罪未確兩省宜見不同疏

許弘綱

西夏叙功敬陳末議以重爵賞疏

楊東明

議處播事以服罪人以安地方疏

譚希思

協力處分楊酋疏

譚希思

役會雖知悔禍疑畏不出聽理疏

趙標 播兵戛挾無已國體傷殘大甚疏

洪瞻祖 蜀黔分界甚明督撫執言互異疏

李化龍 播界累歲相持微臣義不容默疏

萬曆疏鈔卷四十四

悖播類

叛丁悖亂異常時事萬分可慮懇乞宸斷決機
宜任宿將清弊政以消禍萌以安人心疏

梅國楨

浙江道監察御史
萬曆二十年三月

近見邸報寧夏家丁劉東暘等賊上擅權據城掠堡
此非常大變視唐藩鎮之禍猶有甚焉最可恨者逼
使總兵張維忠疏列巡撫党馨罪狀其二十條之內
多繫款虜以來題准遵行此其意蓋隱然暴揚時弊

以煽惑衆心其謀更不軌矣當此虜酋叛盟之後邊境未定之時豈可視爲細故而不早爲平定乎今之議者不過曰變起倉卒衆由迫脇緩之可散其乍合之黨急之恐堅其致死之心不知各惡權勢已成蓄謀非淺其心必不肯悔禍其黨又無敢先發遷延一日則禍深一日狂謀愈甚黨與愈固聲勢愈大風聞愈遠脇從愈多人心愈疑旣難以俟其自定又不可嚇以虛勢外有勾連內有觀望近者蠶食遠者震警將來之患有不可勝言者矣見御史賈希夷上請特

遣一臣不蒙採納止令督臣魏學會相機撫剿雖專
任責成事理宜然但學會素敢任事臣所推服聞變
已久徐徐就道豈其乏應變之材昧專制之義或以
首尾牽制輕動爲難有不敢以明言者况邊事繁夥
萃於一身方經營戰歎之宜難專任討賊之事爲今
之計非力剿無以定禍亂非分別無以宥無辜非詔
赦無以安脅從非特遣無以重事權非破格無以中
事機非重賞無以作士氣科臣王德完請羅豪傑真
爲濟時之急昨見寧夏各堡多爲所制而平虜叅將

蕭如薰獨能相持則任將之明驗也以臣私計求舊
易於得人使功不如使過除各邊見任及已經調遣
不宜更議外若退閒可任則無如原任遼東總兵李
成梁者屢經戰陣紀律嚴明其子李如松李如栢李
如楨皆負大將之材李如梅李如璋又爲少年之傑
其家丁自各有官守之外尙多同心敢戰之人世受
重恩必不自頹於末路屢經論列更思昭雪其前功
年力未衰威名久著各邊將領誰不畏服上下相信
父子同心不惟勇畧足以成功亦且先聲可以奪氣

若慮其權多分屬地非素歷宜於文臣中曉暢軍情
實心任事者公舉一人監其軍事謀勇相資調遣隨
便他如閒住及戴罪將領史宸李應种麻貴馬孔英
倪敏政等或素輕戰陣或膽勇過人皆可隨軍使之
自劾若遼東未代曠日持久或令伊子原任總兵李
如松先往料理勒限起程卽未必刻期擒剿必足以
制其死命天威旣臨不敢四出魚遊釜中勢必自亂
附近營路恃以無恐地方觀望憚而自戢授首正法
之後大加賑恤知朝廷之威惠竝行紀綱大正此機

宜之當決宿將之當任也若失此不圖臣未知其得

策矣然臣聞鑄隙將成者當急爲補塞琴瑟不調者

必改而更張今寧夏之變正鑄隙將成之會而致變
之由則琴瑟不調之驗也我朝造事自洪武以至嘉
靖一時也自隆慶以至萬曆十八年一時自十八年
以至今日又一時也蓋洪武以至嘉靖虜無歲不犯
我無歲不備各軍雖有戰守之勞無刻削之苦嘉靖
以至隆慶和議既成不修戰守各軍雖有刻削之苦
而無操練之勞今時則異是矣外實修和而內欲兼

戰修和則不免仍刻削以爲媚虜之資兼戰則徒有操練而無首功之望臣前疏有云不加矜卹而剋削之苛使之治生不給發身無階已逾知其有今日之弊矣卽總兵張維忠疏內所列據臣所知有載在會計錄者有新經題准者有係寧夏舊例有在各邊通行諸如此類皆以節省爲重以矜卹爲輕暫行於無事之時尙難以得其心相沿於用武之日其何以免於怨巡撫黨馨不能變通而更爲嚴峻以致叛軍借以爲名鼓衆倡亂使紀綱大壞人心動搖宜勅兵科

會同彼處巡按御史逐款清本或係原舊有行或係党馨作偏當因者明著爲例當革者卽爲調停此弊政之當清者也然其本則科臣王德完所陳有治人無治法一言蔽之矣如京營軍士素稱虛設有急則慮其孱弱而計別爲調遣閒暇則畏其訛言而不敢深求臣前疏中思有以鼓舞之而言不見用近見侍郎王基條陳四事悉切實用臣扣其議論采之人情慷慨敢爲人樂爲用若卽以本官授之協理聽其主張而又明賞罰均勞逸察疾苦教技擊則數月而人

心悅期年而神氣壯內之以獲衛京營外之以風示
遠近仍通行各邊督撫凡利所當興弊所當革悉心
條議毋畏浮言毋沿舊習惠行而威令可施政平而
驕悍自伏其有處置失宜苟且塞責訪實叅奏別選
賢能此皆救時之急務轉移之微權伏乞採覽卽賜
允行不惟一方之悖亂可平而各邊之人心悉定督
撫不至掣肘而外夷亦將落膽矣其餘有關大計先
爲諸臣已言者臣不敢復瀆也

西賊蕩平不久南兵調遣非宜疏

傅好禮

山東道監察御史
萬曆二十年五月

臣覩抄報見浙江撫臣常居敬一本爲西賊未滅人心共憤願勤一旅以張天討以紓邊患事大都奏發浙兵一千名往寧夏助剿叛逆奉 聖旨常居敬助兵討逆足見忠義著令該將官統領上緊赴寧夏督撫軍前聽調殺賊兵部知道欽此夫西邊有事疆圉弗寧常居敬恨不能躬環甲冑一鼓誅絕欲遣兵助餉以紓西顧忠義之氣誠有可嘉不知浙兵所不宜

調遣者其說有四請詳爲皇上陳之夫浙處東南
寧夏西北道里相去五千有奇以師行日五十里計
之殆三月之後方可自彼達此不惟緩不及事而兵
之所過雞犬弗寧浙兵又素稱驕悍不法而五千里
之遠寧能禁之不騷掠擾動耶是寧夏未必得力而
所過地方已先蒙其禍矣其不宜調遣者一設有裨
剿賊無貽後慮猶可言也夫浙步兵也所持器械以
向敵者非狼筈則鳥銃耳何如邊軍之堅甲利兵強
弓勁弩况步與騎又不相敵矣議者謂當今討賊不

慮兵之不足惟患餉之不繼以不常繼之餉而復益之以一千無濟於事之浙兵時或餉乏鼓譟是又一寧夏也往撫臣吳善言之被辱近遵化勇壯之要挾皆浙兵之明驗其不宜調遣者二或東南無警撤兵赴援猶可言也臣聞倭寇造船聲言內犯浙之寧紹台溫沿海地方近千餘里而浙之兵籍除影射占役外不滿萬餘萬一倭寇竊發沿海告急不知將借兵於他省耶復募兵於本地耶况東南財賦之區國家之所仰給者十五不可不預爲之慮其不宜調遣者

三使浙省助兵他省不與猶可言也夫常居敬既以忠義見注於皇上矣而各省撫臣孰肯自處於不忠不義耶將見聞風嚮應各起勤王之兵以收討賊之效不知皇上盡許之耶弗許之耶弗許則孤其忠憤之心而兵之可用未必不如浙兵許之是動天下之兵也而不勝擾攘恐國家自此多事萬一中杞人之憂誰任其咎哉且也么麼叛逾弄兵潢池以臣視之如枕上肉釜底魚耳當國家全盛之際逢此小醜遽張皇失措動天下勤王之師寧不起四夷之非

笑耶其不宜調遣者四然此非臣所敢臆說也臣嘗

巡按浙江兵之驕悍臣所素諳而統兵如把總哨官

又皆名色白丁非若世襲指揮千百戶之有顧惜者

每年春秋防汛凡所過與住劄地方如被劫奪莫不

稱苦在東南如此西北可知矣賊平之後留之不可

去之不能如薊鎮南兵至今遺害此臣所謂不宜調

遣者若此爲今之計不必益兵惟專聚餉選擇計部

賢能才幹之臣一二員命於關之內外督運糧芻於

寧夏近地堆積餉足則兵強兵強則途賊不足平矣

况督臣魏學會沉毅有謀忠誠任事負海內之重望
具不世之長才加之以二三撫臣同心戮力料敵設
奇則逆豎叛丁可剋期授首而西羗北虜將遠遁寒
心矣臣尚以爲宣大之兵恐不及與滅賊之功又何
待助於浙兵耶伏乞 皇上勅下兵部停止調遣浙
兵專責督臣魏學會以討賊之任不從中制不惑羣
言仍選計臣運芻糧於寧夏附近地方則兵食俱足
而滅賊有期矣宗社幸甚臣愚幸甚

土酋情罪未確兩省意見不同疏

張棟

兵科都給事中
萬曆十八年十一月

臣等待罪該科先接到巡撫貴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葉夢熊一本爲免會僭逾久彰憲臣疎縱貽禍懇乞聖明大伸國法以救生靈以杜亂謀事大都指陳播州宣慰楊應龍之兇惡而參論川東道副使朱運昌容情故縱不行會勘已又接到巡按貴州監察御史陳劾一本爲逆酋抗旨怙兇挾兵肆毒人心積忿邊患可虞懇乞聖明亟彰國法以救生靈事則

歷數楊應龍十大罪而復次其怙克阻勘之狀歷
歷可據臣等竊以爲疑彼會所居雖在貴州肘腋實
係四川幅幘其作姦犯科情罪昭著至此而四川撫
按嘿無一言何耶臣又接到四川撫臣李尙思奏爲
虜衆逼臨松境預陳防禦事宜內稱議調播州宣慰
司土兵以備協守臣又接得四川按臣李化龍揭帖
要將楊應龍勘問事情暫止行提以待整兵禦虜之
後仍行會勘臣等益以爲疑一土司也在貴州方欲
剿其黨在四川乃欲調其兵一楊會也在貴州方欲

誅之以除害在四川乃欲藉之以成功何其意見相
左之甚耶及該兵部覆奉 聖旨楊應龍姑革去官
職戴罪立功會勘事情准改限朱運昌罰俸三箇月
其餘俱依擬欽此 臣棟固不敢越俎而致蒙亦以爲
奉旨處分攸當似可無言矣乃今又接到四川按臣
李化龍一本爲土酋謀亂無跡撫臣議剿未妄乞賜
行勘以安反側以全億萬生靈事備言楊應龍無可
剿之罪貴州撫臣朱兔有作惡之心若將爲此會辯
寃而顯示其異同之跡者 臣等於是乎不容無言也

夫人臣事君無以有已况可有成心耶卽楊會所居
雖係四川幅幘實爲貴州肘腋四境之內固不可使
人跳梁臥榻之側亦豈可容人鼯睡其重均也貴州
撫臣於此曾何怨而種種列其罪惡似決不可宥者
不過爲地方憂耳爲國家計耳四川撫按於此曾何
恩而鯁鯁辯其誣在似決不可剿者亦不過爲地方
憂耳爲國家計耳然貴州有見於剿心非不公也深
疑於四川曰是若有私此焉者則過心雖公而言則
私矣四川有見於宥心亦非不公也邊望於貴州曰

是殆有先入焉者則又過心雖公而言則私矣臣等
生不長川貴之鄉身不履川貴之地固不敢予剿者
而伐宥者亦不敢是宥者而非剿者獨以爲天下之
事最忌成心今兩省諸臣所奏毋乃有成心乎據貴
州所叅稱千歲畜內官擅立師將私置旗牌與夫綁
擄職官劫放囚犯聚兵洪江抗違欽勅一應叛逆之
事果有干於國憲則一舉而剿除之亦何不可據四
川所稱洪江初非險阻聚兵以爭頭目破毀旗杆鄉
禁哨軍皆屬有因而會勦不果乃因思南知府將奏

犯帶回此會聽勘重慶絕無鴛鴦情狀則無故而發
大難之端亦甚可已業已奉旨改限會勘合無申飭
兩省憲臣務戒成心各委廉平公正府官約會於兩
省交界處所虚心審問如果叛逆有跡負固難馴不
但流毒土司抑且貽殃內地真天討之所弗赦也則
必從剿如果兇惡雖彰逾謀無據止於自戕種類未
嘗侵害漢民非王法之所難容也則必從宥在貴州
勘官固不得承望貴州之風旨而過於誅求在四川
勘官亦不得承望四川之風旨而曲爲假貸在貴州

撫按固不可執必剿之成心而犯喜功之嫌在四川
撫按亦不可執必宥之成心而遺養寇之患毋分爾
我毋計異同唯審實其情罪而輕重其罰焉此之謂
實心爲地方實心爲國家不然謂之私昵可也謂之
先入可也蓋地方之福豈國家之利哉且臣等効忠
告於兩省更有進於此者人臣受君命而秉憲持法
臨蒞一方疇不欲境內乂安以無負皇帝之上委託
也此二會者從貴州言固以必剿爲安地方矣然此
會桀黠旣與貴州相抗拒則日驕月縱後必難圖除

之以消門庭之害獨非四川之利乎此爲虺弗摧之
喻也奈之何四川之不深長思也故從貴州而主於
剿亦未必非所以安四川也從四川言固以必宥爲
安地方矣然此會疆梁素與安氏相傾陷則此弱彼
強後必偏重留之以存犄犄之勢獨非中國之利乎
此食牛必苴之喻也奈之何貴州之不深長慮也故
從四川而主於宥亦未必非所以安貴州也但須會
勘的確實見其情罪或當剿或當宥則以貴州從四
川亦可以四川從貴州亦可不失乎爲地方憂爲國

家計耳臣等因併及之

西夏叙功敬陳未議以重爵賞疏

許弘綱

兵科都給事中
萬曆二十一年二月

臣聞古之善觀人國者觀其爵賞何如而已當則威
王封一卽墨而齊治濫則肅宗偏給告身而祚衰人
臣任職非事敗而同其罪者不當事成而同其功後
世等功賞於覃恩循襲故常曲全體面人主既輕授
之臣下亦輕視之于是乎名器愈濫而事功愈不可
成國家承平久矣士大夫固不習兵寧夏變興中原
震動召四方之兵歷三時之久姑克蕩平蓋謀夫孔

多羣方畢舉非若宸濠真鑄之捷沉定而消神武而
莫測也說者以爲宗社之靈詎不信歟然茲役也九
塞安危關係不小奈何以平日邊功視之特一時臣
子不宜重自矜詡以多取數于朝廷貽將來口實身
先是總督葉夢熊監軍御史梅國楨各疏報功次頗
號詳明然一嘉諸鎮之勞一陳欽遣之伐意見不無
異同昨該按臣劉芳譽奉旨覈實奏報獨詳按事情
別陞賞直書特書大書不一而足犁然備矣臣等事
關職掌日逐看詳下採公評上引繩墨可無一言塞

責乎然行間將卒出萬死得一生卽賞疑固當從予
况經覆覈寧復有他雖數近五百員名臣等不敢苛
論論其大者夫舉衆者必挈其領叙事者必引其端
方賊之初反也一鼓而下河西四十七堡勢且炎炎
燎原不掎其前不角其後惟嬰城自保而後賊可圖
也則當叙遏賊之功已而賊急勾虜虜堅助賊不一
翦其羽翼何以使之外絕而勢窮則當叙退虜之功
賊俯而戰我仰而攻殺士卒萬餘而城守自若不一
離其腹心何以使之內訌而變作則當叙間賊之功

大俘獻矣劉許誅矣藉令嗔民少延得毋養虎遺患
而片紙密授禍本悉除小信小慈何足論也則當叙
滅賊之功遏賊之功蕭如薰尚矣來保之守靈州李
昫諸人之收復城堡是其次也退虜之功李如松尚
矣麻貴之力戰董一元之搗巢是其次也間賊之功
周國柱尚矣李登王英夏之時等是其次也滅賊之
功原出葉夢熊獨斷而諸將之乘機戮力抑又其次
矣若諸偏裨自不得與大將齊衡提督總兵自不得
與督臣竝論而總督巡撫監軍三臣者全軍皆屬駕

馭成則一體論功正不必以某事某策分彼已較低昂此輕重之等也府州縣各效微勞則叙李崇德等八人足矣列城循吏宜闕之以需別項之薦章各司道共襄厥美則叙楊時寧劉光國等十人足矣其餘方面盍置之以待將來之表樹各差御史苟非身與勳勩者決不希恩督撫諸臣上係奉旨徵調者必能讓善至承舍吏書紛然白簡雖云往例實係陋規所當釐革此詳簡之辨也魏學會功魁罪首業已鑒自聖衷然被罪則救者連章叙功則贊者交口人心如

此公論可知蕭如薰傾囊以鼓戰士奮勇而斃渠魁
臨難則蹇蹇王臣居功則恂恂處子一時名將實鮮
其儔類叙之中信宜有優異之典蔡可賢趙夢麟董
一奎等雖經廢革或難以過而盡掩其功俞尚德向
稱鼓譟何遽以功而盡掩其罪此權度之準也至如
臣弘綱者挈瓶之智既不如人汗馬之勞無能爲役
若以本等章奏冒濫署名則自朔方告變以來封事
日盈几閣將言言而按之人太而秩之耶且國家旣
設兵部又該兵科無非欲其事共參詳法相印証故

必身居寵辱之外而後可以定人之罪次人之功若
賞云則賞陞云則陞彼諛此狗雷同爲利 陛下亦
何賴焉夫驅命難同瓜菓敝袴必待有功爵賞一端
明主斤斤愛惜今有事則暴骨于原野儒者袖手于
廟廊事定則棲蒐沙漠者未沾片語之溫而錄錄因
人者濫沐逾涯之寵欲以抑貴近勸勞臣使天下望
風畢命斯亦難矣臣觀 二祖之朝非戡亂大功不
輕議賞卽世宗平倭之役初奉欽依擒王直者許封
伯爵及直就擒賞格最稱簡易國家恩典何患今日

之不隆患將來之不繼耳年來步小邊功輒叨上賞
士大夫習而不察日取盈焉矧是役也宜中外之有
越志臣等以爲陛下宜稍節之仍乞著爲定例以
後按臣勘功止叙在外文武員役至於閣部恩命
則斷自聖心司屬等官則聽憑部覆不必一槩稱叙
襲故導諛是或一道也夫功成議賚通國謹呼臣等
何心獨云慎重喜勝易多溢美之詞戰勝易多溢格
之賞明主論功亦求其當而已若曰操文法以篋邊
功博名高而圖自樹夫何敢哉

議處播事以服罪人以安地方疏

楊東明

禮科左給事中

萬曆二十二年九月

臣聞議所當誅戰雖危而兵不可罷法不當罪人可殺而心不可服則今日之播事是已蓋楊應龍兇殘不道多所殺傷我興問罪之師異其悔悟彼犯無將之戒輒抗王師既負其固以自雄又賺我兵而縱殺名雖爲臣勢同叛虜是可追罪誰不效尤將王法有所不加而國體因之重辱臣謂戰雖危而兵不可罷者此也顧臣推引往事未嘗不原其情焉向者四川

用兵兩調征剿而應龍聞命卽行所止血戰未可遂
謂不忠也及被部民揭告撫院一紙拘提而應龍聞
命卽至械繫經年未可遂謂不恭也甫釋縲紲卽請
征倭許之不敢不來驅之不敢不退未可遂爲不順
也且重慶久羈候審一訊可伏其辜而未完卽放旣
放復提弛禁於前反覆於後此何法也虎兇出柙勢
難再入卽令抗拒不來罪止不服拘喚無悖逾之詞
又無反叛之狀乃題請用兵驟加剿滅情輕名重啓
懼生疑此何體也凡此皆當事之臣處置失疑之過

迨大兵之既臨實奉旨而討罪爲應龍者止宜袒縛詣闕剖心自明朝廷念其舊勞加其新悟卽有十惡之罪自從八議之條奈何計不出此堅臥囹圄中縱令苗兵橫肆殺戮情欲辯而難明罪積少而成大堂堂天朝統六合之衆當全盛之時土司么麼敢敵君父此億兆蒼赤所不平而百萬貔貅所共怒者也於焉大興問罪之師永除跳梁之患卽應龍亦難以自解而天誅豈可以復留第川貴兩省之事宜責川貴兩省之臣乃貴州按臣之疏已無同心共濟之義而四

川撫臣之奏又無獨力敢任之能以兩不相協之心兼兩不相下之勢祇徒坐悞軍機養虎遺患耳臣以爲攜二之見既不可憑而專制之臣所宜蚤遣請一而行令就近省分整備兵馬糧草以俟緩急調遣一面遣才望大臣一員往勘奏中之事如果興師拒敵不係應龍國家卽當赦其死刑從寬議處若其藥自巳作怙終不悛卽以所遣大臣總督軍務調發川湖雲貴之兵假之便宜行事之權且懸封拜重賞昭示四方無論本會部內之民遠近異能之士有能斬應

龍之首出獻者卽以其爵土財貨盡畀之彼居則如
八角之鼠出則如失水之魚不數月而首領懸於

闕下矣或謂區區小醜無煩大臣之行臣一觀應龍

再觀兩省非假重臣難濟厥事或又謂播山勢四塞
剿除未易不思長江天塹渡可如飛劍閣排空暴殄
可下矣有如彈丸吐戩嗟嗟避嫌者誤事奸大者喜
功禍旣起於有所威逼變且釀於兩相推委此臣之
所爲日夜憂也故不勝杞抱進此謬言如蒙勅下該
部採擇一二覆議施行於播事未必無小補矣

疏鈔

人時播

三

協力處分楊酋疏

譚希思

巡撫四川都御史
萬曆二十二年

臣聞人臣之爲國家而任勛勩也事有貴于獨力擔當者固不宜因循牽制而失機會有須於戮力共濟者尤不宜隔別形骸而分吳越總之期於公家之務而貽地方之安而已切照土酋楊應龍其所居之地則轄四川其部內五長官司錢糧兵馬則供貴州其肆虐於部民而所部之民日號泣於貴州此貴州先任撫臣王體復所以有此剿之議也乃其奉詔征番

就勘諸臣亦仰體朝廷好生之意從寬議處矣乃敢假請征倭負固不出此四川先任撫臣王繼光所以有會剿之請也使本酋而自縛請命則兵可以告撤矣奈何將官輕舉妄進迺酋抗敵橫殺隨經四川按臣吳禮嘉撫臣林喬相先後具題俱經兵部覆議大都欲川貴撫按一面宣諭脅從令其解散一面宣諭本酋以禍福生死之關奉 聖旨是這上曾還着兩省撫按官會兵多方設法擒治朝廷之意惟在禁暴安民殲除首惡以靖地方彼中事宜亦聽相機處治

不必遙制欽此隨該先任撫按王繼光等遵奉遣牌
差委標下練兵遊擊張奇峯前詣播會語責至本年
六月內據本會申辯雖有哀詞請命之狀而所戕官
兵未見處分應出赴勘尚在支吾隨該臣復牌詰責
差指揮唐宗堯前去特宣朝廷之恩威揚外省之兵
力多方化諭令其速出聽勘倘本會翻然悔悟擒獻
助惡稱兵會犯自縛請罪是不但貴省之兵當撤卽
川省原調防禦之兵亦當調還本等衙門休息民力
如或甘心叛逆抗拒不出又當遵奉屢次明旨兩省

協力設法擒治以靜地方差出員役未報間八月初十日臣接邸報該巡按御史薛繼茂一本爲感時激衷不避嫌疑直指耳目所及以計安地方事大都念貴州之民饑寒之苦欲令先行撤兵此其心爲地方惜民力爲聖明廣生德卽臣一念犬馬不容少異但是說也行於上年未提兵之先則可行於今春旣敗兵之後則不可施於楊會未請命之先則可施於楊會旣負固之後則不可且兩省兵力皆朝廷赤子兩省財物皆朝廷積貯合兩省而一之則兵力全而

奸會之嚮風有日分朝事而二之則大體褻而反側
之歸命難期臣非好談甲兵也借朝廷禦暴之意以
行 聖明安民之心如是而已伏乞 勅下兵部覆
議仍照前旨容臣相機便宜行事仍令貴州撫臣協
力共濟庶處置可無失策而地方可圖安靖矣

狡會雖知悔禍疑畏不出聽理懇乞天威先行
削爵徐計處勦以固生靈以安邊檄疏

譚希思

巡撫四川都御史
萬曆二十二年十月

臣惟土酋楊應龍以殘虐而干法紀畏法紀而成負
固而敢抗拒而至于聚苗衆戕官兵此其罪業已入
不赦之條矣隨經按臣吳禮嘉具題兵部覆議行令
川貴撫按同心協志相機征剿仍責四川巡撫移檄
罪會詰責曉諭務得直情轉與具奏等因題奉欽依
咨行前撫臣王繼先檄令遊擊張奇峯詣播詰責據

其申訴雖有搖尾乞憐之狀而戕兵首惡未言擒獻
應出赴勘尚屬支吾臣猶冀其終悔也復差指揮唐
宗舜前去大都宣朝廷之恩威開順逆之雨途所以
啓其迷而覺其良者殆不啻三令五申矣再據本會
申爲懇究虛實分豁誣枉辨別功罪開恩臨勘以安
地方事大率悔禍雖萌疑畏猶深纏纏千言無非力
辯其有進獻大木從征效勞之苦無干犯內地失陷
糧草之辜至殺戮官兵則詭言委之于秦民仇人之
誤懇懇焉執成化年間故事惟請官臨勘是祈又聽

奸人刁哄暗令人赴闕走辯以徼恩命而延歲月
揣摩狡會其所倚兔穴而甘格命者其說有五一以
天設其險而窮谷深菁難于馳驅一以人助其逆而
鼠竊狗盜多所招徠一則懼出之不死于法必死于
仇一則計土司之兵不吞其餌則絕其後一則度黔
蜀夾攻地隔人遠難于卒應如指臂之相使夫楊會
既以此數者縱橫于胸中而臣等既先盡得其情狀
則必當有以伐其謀而奪其氣此事關機密也不具
之章牘以厚奸人之防惟謀諸總鎮將佐多方運籌

或更有奇術足以制勝算豈不能勦滅此酋如發蒙
振落哉獨念作孽肆虐悖天道者應龍一人抗法犯
順敢負固者應龍一人播民環居何啻億萬其間依
附村落流寓寄住者十常八九天兵所至卽紀律嚴
明誓不妄殺能使玉石之盡分乎寧不違 皇上擒

治一人之明旨乎

臣

會同按臣吳禮嘉再四計處合

無請將應龍宣慰職銜先行削奪降爲庶人該司衙
門宣慰使司亦暫削除容

臣

等再行化諭開示項疑

從則容

臣

題請待以不死違則聽

臣

便宜大舉征勦

必使戍兵黠目盡獻正法必使本會自縛赴蒸江或
安穩松坎地方聽委文武官從公勘處姑照夷俗問
斷必使五司長官無改其舊業必使七姓衆庶悉還
之故區本會祖宗原錫田土入冊者照舊付與爲業
未入冊者清丈均糧招集良民管種其改署捕廳以
示彈壓議復學校以明化導分任巡行以戢奸暴與
夫一應未盡事宜逐時勘議停妥通詳兩省撫按請
自主裁該司近奉表貢與申呈上司文移止令開寫
播州土司姑將伊子楊朝棟降充爲土舍管理其事

督催根馬俟_臣後五年之上若能安撫流移處馭
得所和好族屬守法奉公聽彼官民公同保舉司道
叅劾結詳撫按疏請復爵襲職如或諭之不出首惡
不獻仍聽_臣等先將流寓居民次第喚出遵奉節經
部覆明旨事理會同貴州撫按會兵勦處以滌一方
之妖氛行三尺之國法如此則操縱自上而天威風
行漢土攸分而邊圉孔安矣伏乞 皇上軫念無辜
之生靈當固有罪之兇孽當懲勅下兵部覆議上請
行_臣等遵照施行

播兵壓境要挾無已國體民生傷殘太甚疏

趙小標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
萬曆二十七年九月

案查先據兵巡上川東道副使莫睿呈報播酋楊應龍統兵攻破綦江縣殺將覆軍緣由到臣已於六月二十八日具疏題報訖續於本月二十九日據副使莫睿呈稱二十一日據州宣慰司批差任三齋文投稱准本司原任宣慰楊應龍關稱本司起於七姓先百石口之禍因上司誣聽輕舉突入綦南豪民竊越疆界拋糧成仇藏匿叛奴反誣遭目聳動議設兵將

防守仍駭古屬五司楊以誠等變亂成規惑聚飛練
多方動激致蒙軍門加叅擅殺防禦官兵致有進剿
切思本省恩路被阻貴州讒禍越深萬不得已不得不
尋對頭儻蒙體察公道乞要先將奸奴何邦卿等數
十名差官交割并將次男身屍給領存歿霑恩若容
護奸奴寧拚漢唐繼世之爵土甘捨歷朝先令之功
勞跟業途黨盡皆生啖其肉不諱通府控訴徑至九
重關下甘於瞑目等因七月初二日又據副使莫睿
呈據打探快手陳忠報稱十四日辰時播兵齊圍

秦江城令一通事與房遊擊馬知縣同講話叫發還本頭等語未及頃刻鉞箭相衝播擁奔上牆我兵俱敗投河各民家被殺房遊擊敗於南水門首級割去是實張良賢胡守備一時殞命胡順堯孟百口捉虜上營房家一妻二男張家一妻一男一使女發馬知縣取印領訖該縣士民男婦止有三百多人幸領旗來傳教不要殺馬知縣獄囚將門撞開俱逃死罪李朝選投上營已撥有兵管二十二日令三日把領兵勒令馬知縣做文楊宣慰看改過方報道府并按撫

差余林等齎報本日下晚又令二目把來查庫銀止
一千八百零二十三日白牌一面差三日把招諭各
民安插取一印信冊領又白牌一面差二目把令馬
知縣支米糧與軍又差三日把求講話叫將奏民發
還伊男屍還播添設將領撤退等語二十四日又差
目把李旭等三人來取庫銀一千八百擡上營去亦
要馬知縣到播州爲質要各民代伊赴奏安撫後各
民苦講哭訴各願赴寫一認狀官吏士民畫押與去
看方不要馬知縣二十五日認狀并文書不存將三

目把鎖項又將文勒令改過去看另寫用印與去就
將馬知縣男并舅子二人扛擡去訖叫馬知縣與訴
安撫撤兵方去各目稱要打南川重鎮江津往廻等
語本日又發兵將倉穀盡行燒燬民房自南門橋至
勝果門北門至楊四廟盡燒擄去男婦男子擔盞令
一人押十婦人往大路回播各兵馬往三溪八東鄉
壩去本日劄營在毋渡河歇二十四日發四生員一
吏五士民次日來喚去認家小又被各兵擄去擔盞
等因到道看得綦城已破之後自城外至大窩舖一

百五十里居民逃竄人烟已絕又隔白渡河無船可渡故偵探各有異同今快手陳忠自圖城中出其言似爲可據等因初四日又據該道呈稱拏獲播苗九受供稱楊應龍聞中國進剿只得先出所領兵通共三萬零五百其未發餘兵俱應龍子楊朝棟領守沙溪七麻山等處防奢宜撫與貴於本年五月二十五日出打綦江至六月十三阻水與房遊擊隔河相殺將苗頭鹿罕殺死其餘殺死散苗極多中傷者應龍皆給銀三兩三兩不等三十一日打城因房遊擊自

被火燒乃得城見今還要打南泉龍川二處將二處
倉糧盡要燒燬使盡剿之兵無所資食方纔入司等
情同日又據重慶府呈據綦江縣申稱二十一日播
會親率兵苗六萬圍城與遊擊張良賢對陣亂地火
石城頭火起各兵難立一時滾下城墻苗兵入城
卽殺死房遊擊張良賢蔣百戶生擒胡提調五百戶
其餘各官逃亡不知所之殺死兵民不計其數一時
堆屍塞街打入縣堂殺死吏書阜快及避難街民一
百餘打入後堂將什物劫去次打入監房將各囚放

出各令投順去次打入官庫先將外庫銀罄劫將內
庫銀留數百勇兵看守圍裹至二十二日早差出把
總李旭何漢良將官庫貯銀檢過二千盡數持去仍
狠要庫吏及避難街民湯禮等立一領契逼本縣用
印將銀二千作賞兵之費次卽打倉衆兵各依倉就
食復懸牌內云本司率兵到綦路遠不便運餉暫將
綦江縣庫貯銀兩倉貯米穀盡數借支無得阻撓取
罪二十三日放火燒城內官民房約有百餘家二十
四日與本縣會話吹剿爲撫又要取各奏民及楊可

棟屍棺裏擡本縣到州作質事平之日方送還縣二
十五日早起先放火燒倉次卽燒營鎖押目把十餘
人進縣直入後堂拏本縣親子馬北斗親舅許雲龍
一路隨帶退兵三溪等因十九日又據該道呈抄播
州宣慰司申該道公文一紙內稱淮原任宣慰楊應
龍關稱七月初七日蒙差李光祚齎檄傳諭施天地
好生之德優禮典儀給賞次男還鄉歸葬繼世不忘
今發奸奴何邦卿係已死之屍于春一名原是從惡
而首犯何汝仁等餘黨不滅必有後患一遭訴得明

白免致奸詭復生等情又據該道呈爲急報夷情事
據綦江縣申據本縣三溪住民羅可助羅枝羅從友
羅守用係生員羅舟羅雍羅于澤羅允羅蜀義男告
稱楊曾自破城之後一向劄營三溪毋渡等處又于
初八日將三溪田地沿海邊插旗爲號播界自某處
起某處止鐫一石碑豎爲界口號爲宣慰官莊且將
各民房拆毀改作倉廩該本縣看得途曾肆行無忌
溷占民地拆毀民房將使一方之民居食無賴殘破
餘黎何由復業等因到道合行呈報等因二十七日

又據重慶府知府張與行稟稱將綦之三溪毋渡等處南川東鄉壩等處立石爲播界三溪創建倉廩割綦南之穀入倉行一牌合江皆播故土差穆古松等領兵八萬清理邊界攔阻者剪草除根又一牌令江津撥船二百隻過江往璧山祭祖民不要躲避一草一木不犯又一帖行涪州拏李渡鎮潛住仇奴等情各呈稟到臣該臣看得楊酋破綦江後我之驍將銳卒一時都盡渝城危急人心動搖我實無備而姑以文告綏酋亦是權計然城下之盟壯士且羞言之矣

乃曾原無必死之心自覓生活之路雖虎賁以思逞
旋狼顧而不前趙起鷲騰恫疑恐喝猶劫去倉庫而
逼要印領之初意也况當是時曾縱兵流劫志已驕
盈我壁修詞救援且至淪陽天險豈遽爲亡綦之續
哉乃總兵道府同駐相視無奇隨意發付索屍棺則
屍棺索奏民則與奏民何邦卿旣以縊歸于春又復
生致優禮腆儀曲中箇懽何物慙懃遂來感憶吁嗟
乎諸臣屈體辱國抑何至於此極也卷查楊可棟屍
柩雖原有奉文許令給發然彼索送與且加貨焉則

大非法紀至何邦卿于春係奉欽依追賊監犯乃擅
自縊縛徑以昇酋不幾於殺人媚賊乎且置君命於
何地也嗟嗟酋之入犯也縱橫剽劫焚蕩虔劉綦合
一帶綿亘數百餘里內人烟斷絕兇暴酷烈天地爲
之慘淡鬼神爲之悲號我師劣兵微已立視萬民之
塗炭而死付生還又坐致二命之沉寃臣以爲覆軍
殺將酋之自爲虐也我力苦不足罪猶可言也縛囚
獻賊我之助酋爲虐也於心則何忍罪不可言也今
斷者不能復續矣往者不可復返矣而旣損之國威

何時乃得復振已辱之君命何時乃得復申也語曰
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諸臣之辱君至此自無難糜頂
踵以圖後效自非然者諸臣亦何以自解而自贖哉
頃曾倏聚倏散情形變幻往來申文全是反書且越
界插占鐫碑建厥已儼然作一敵國我之士漢官兵
目前糧餉調遣徵會業有次第雖不足於攻似足於
守矣諸臣與賊誓不共天每每形之詞色從此臥薪
嘗膽枕戈待時前旣違於慷慨奮誼後徐觀其從容
仗義耳昔李陵失利銳者謂其欲得當以報漢漢明

數其罪以爲大戮而陵之初心始灰臣以今日之事
嚴飭諸臣臣巡戴罪必圖得當報效雪耻而後已不
然異日者追討而虜奪之亦何後詞之與有茲事體
大有關係臣據聞不敢不實報伏乞勅下吏兵二部
酌爲議覆其獻囚送樞并綦城失守有罪官員總行
臣衙門查勘明白指名臣奏或卽分別處治或待事
寧之日功罪併論恭候廟斷至僭之罪惡滔天神人
共憤當亟嚴四凶之誅難再假三苗之窟矣仍乞勅
各省督撫銳心并力共圖成功其各處兵馬錢糧當

如何徵募如何湊濟亦乞速允所請俾有所取辦而
展布焉庶臣工思奮國體少全疆宇冀寧而民生奠
安矣

蜀黔分界甚明督撫執言互異疏

洪瞻祖

兵科給事中
萬曆三十年七月

臣等頃待罪該科接得巡按貴州監察御史畢三才
一本爲西南罷敝也極等事大抵言川貴督臣王象
乾撫臣郭子章各差官在水西安疆臣家責令退地
爲失體且云各王其胸中之限界恐起兵端又見撫
臣郭子章爲疆界一事與督臣不合上疏求去先是
臣亦聞安疆臣近因索地之故慮下人有變擊妻子
而駐省城者心甚駭之亟訪川貴士人或云督臣雖

復求地意未遂堅決也若激之則成其誤矣臣心寔

其言又意督臣或自有說居數日而無所言伏念地

方事大兩調之或一剖成心獨持之將互形拘執且

當事者之情每激斷難哩止其謹事外者之衡自平

決不阿私所好則夫今日勘處之議真不容舍按

臣而他屬者臣恐因循致變敢不以聞臣伏讀大明

一統志云烏江河在貴州宣慰司北城二百里乃貴

播之界其南岸有烏江關按此則循江而上其北屬

播其南屬貢地界分明不難辨也原任督臣李化龍

善後事宜疏開水西所占儒溪沙溪水烟天旺四處
今督臣王象乾行文增開水西所占刀靶五用桃溪
牛叢花毛等里而撫臣郭子章又切責水西退出水
烟天旺外復有巖孔三壩里毛南京壩六芍等地方
靶桃溪係播民見住儒溪別係蘭州所侵而沙溪巡
檢司載在大明會典及大明官制中原屬貴州無地
可退限界已明不必勘而辨也臣所請爲勘者何也
二臣惟無主其胸中之限界則司道可以呈詳既不
能共捐其一膜之私則必厚藩籬而高城府言者何

自投之且安宣慰有無侵地之心跡不勘不明不決
在撫臣自謂含糊在督臣不無混扯故臣請爲勘也
夫今督臣之當據者舊督臣之圖也安宣慰實有沙
溪巡檢司播州虛名有沙溪驛圖界則了然矣而切
切然恐人之以失地議其後執有主之心售先入之
說有承風慙憊者又有安氏叛民羅學茂之徂七姓
故智而爲讒者妄謂山河之寶某處骨腴可剖某處
險阻可收乘便過求似也然獨不詳驛之僑於播也
又不詳貴司之地之非安氏私有也宣慰司歲供貴

省各項錢糧二萬餘兩日辦龍場一十五驛馬四廩
餼其安宣慰衙門在貴州城內羅鬼服役之民雜居
於貴州城外尺地王土一民王臣二百年來與流無
異所謂在邦域之中是社稷之臣也其兵則斷頭掉
尾勇冠諸苗其人則憨而蠻王他強族姓不得代而
有之地則滇南門戶錯黔蜀而蟠其腸縱有地界相
沿失之於安則得之於貴不必爭也川沃貴貧損有
餘補不足可也督臣何故爭之水西隸貴州百里而
近沙溪去城都千里而遙楊酋故民又與安氏夷人

葵藿不合也督臣何故必欲爭之沙溪撮土所爭幾何全播之間得不償失痍傷未瘳而克核更至智者不爲崇一介之奸而圖千載之建國議者不出攘隣之彈丸而騷動西南半壁之天下勇者不任也且安疆臣非楊應龍比也從督撫而討逆酋諭帖猶在所約云何水西之兵不肯濟江則播州之賊必不入等開山二十里而讓其功於官縱令人不分功信不修睦頥又使之割地以謝播此謂資怨而申禍矣以新造之遵義而逞弗靈之苗必無幸矣若夫以隣國爲

整貴亦安能久哉且金錢數百萬何設將士數十萬
何集廟堂八年之宵旰何所復得變激而禍成兵連
而不解不若無事之爲福也蠻夷懷鳥獸之心政宜
蕩佚簡易故高皇帝悉除馬燁封疆奢香而三省
至今賴之督臣何過求也撫臣親見川貴大兵大木
大荒大疲之後決不可復用兵而又深慮亡猿及木
不得已而以去就爲民請命雖自謂胸中本無成心
亦似未必然者方今奸民利其田土僉人奮其唇舌
武士競於功名正賢者當盡力之時又各持其意氣

而不相下以火救火孰知其終天下之事可以直道
擔不可不以平心應也昔范仲淹與韓琦議事不合
徑拂衣去琦持之曰便不容商量耶夫人臣以安社
稷爲忠不以辟土地爲富况今土地本無可辟而紛
紛激優改貴爲川翦安爲播曾何利於國哉至如差
官非體爭地非名用兵非策官不無捐勒地不無起
爬搔兵不無耗病故舊督臣李化龍進播圖云願
陛下流豈第之恩布寬和之令明示守土之臣安之
勿擾一方小民翕然知有生人之樂二臣之用心亦

如是而已再爲安疆臣旣退久侵之地寧獨斬一沙
溪願欲取諸其懷得無齒寒之懼若云姑與益重其
疑今日之事不勘不明不決督臣只在任勘撫臣亦
宜從勘司道不敢實勘合當題請按臣之就近者一
往勘報以奉朝廷處分蓋情難遙度按臣決無限界
主於中誠能任怨任勞必有公評之論督臣總宜靜
聽不得各生憤激掣撻其間又不得術筭人之口此
地方安危所繫夷情嚮背所關是非一付之公評則
庶乎保大安民疇庸懷遠之畧不難竝見於今日矣

抑臣猶有說焉安疆臣奢世績等暴糧而卒數萬之師跋履經年爲國除難文法之吏洗垢索瘢宣慰無地可退迫遂其身土婦以銀助工虐執其使似此舉動大失夷心流方籍土與守鴻鴈勞來之聲未徹而無故激之魚爛鳥驚嗟何及也臣愚伏願 皇上懷遠招携以高皇帝爲法督撫以往年生事諸臣爲戒而又以韓范名賢平心和氣爲國謀仍祈亟勅該部行委按院勘議以聽處分無使國家失威德于土司而地方清貼亦督撫諸臣之幸也至于永寧宣慰司

奢世續法司文卷見存絕無兔差兌地之說卽其助
功忠欵速宜釋遣其人以稱 聖朝寬大之意地方
事體相同理當求靜臣等不勝惓惓

播界累歲相持微臣義不容默疏

李化龍

總理河道都御史
萬曆三十三年二月

臣以憂苦之跡過蒙

聖慈俯賜憐憫速用代人

臣

感戴天恩等於覆載旦夕交印西歸以襄大事卽河
事且無能料理何況其他惟是近見邸報川省按臣
李時華以安順臣之事論列先後在事諸臣讀其
疏纚纚數萬言其慮甚長其心甚苦其裨補新疆不
小惟是地界之事似在兩持尚未歸一夫播地臣所
定也清疆界臣所建議也乃自憂歸以來五年於此

迄無定議今臣又復憂歸卽督臣王象乾亦且以外

艱解事矣而藩籬猶然未剖節外又且生枝不知何

日何年方得結局究也將至夷狄坐操其衡臣工兩

受其敝生事事生於計似未爲便也臣亦安得默默

無言而去乎夫今之清播界所連者永寧水西二土

司二司之事都門議論每與地方不同蓋以賞格有

爪牙分土之說二司爲平播與事之人故每每以賞

功清界合併言之不知此自在臣原題善後疏內但

歷年已久人不及知耳臣原題善後疏內正疆域一

欵有云賞格所謂瓜分者謂不動朝廷兵馬錢糧土
司能建義自取之也今兵糧之費騷及海內土司一
旅之師不啻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猶且多支本折優
議叙錄此亦何負于彼乃復垂涎土地則此一番大
勞大費止爲土司營家事乎據此則賞功自是賞功
清界自是清界必兩事不後而後可言二司之事

請先旨永寧夫永寧無難處也

臣

記平播之初永寧

卽具文申請將仁懷赤水儒溪甕平石寶桃紅村安
羅材緝麻山李博埡谷地方賞伊提調糧馬下南道

參議劉一相亦爲轉文且謂此其故土當與無至開

爨

臣

查儒溪等里乃播州五十四里之數後雖奢氏

所侵楊應龍在事仍恢復之其頭目如受勅袁切等
加兩下任納糧馬至安羅桃紅等村其頭目羅國明
羅國顯等則皆從楊應龍巢穴中投出歸降緝麻李
博則皆官軍隨處斬級報功取之著在塘報因逐一
批駁之久之一相謂臣曰在兵間不知其來歷若此
幾誤矣自是奢氏亦具文認罪辯訟謂原不敢有希
望瓜分之意其後西河一帶照舊屬播皆今督臣王

象乾查覆已明處置已定此無容復議者至於劉一相之去則以考察拾遺臣尚記昔年閱邸報見爲朴臣王士昌等所糾內事蹟五六款皆不知何地何人竝無川中一事原與推官高折枝無干今謂一相卽以此去豈謂折枝假手撫按耶何無蜀中一事謂折枝投揭京師耶永寧事起於是年秋冬之間一相去於明年之春推官卽以公事相左安能走使數千里外於各處羅織其事而害之或者當日地方官民見二人議論不合行事相反會一相被察不知其由遂

騰此議流傳至今耳且不直此也卽謂劉安民力爭
永寧事而臣不能不動於讓地土司必招後議之說
亦係傳流之訛蓋臣于是年冬春之交方上善後疏
上疏後方調安民人播安民來見臣尙未知播中事
也臣一一面命之曰如何定府縣如何修城郭如何
招民如何丈地如何清界臣尙記所言清界事曰爾
傳與土司趣我在此早把地界清了彼皆爲我效勞
之人我必從寬若待我去後新部院來原與彼不相
識必然執法清查反不得便宜矣或安民入播以此

諭土司人遂傳以爲安民途中一送立談數語何所

復爭臣猶記安羅桃紅三村投降男婦共萬餘人臣

尙發銀賑之發兵護之羅國明等初出巢來歸臣賞

以花紅銀牌重慶之人驩呼動地其仁懷赤水頭目

王繼先袁年等則皆半年之前暗來投降結有照者

臣曾刻有平播全書內載諸人來歷甚明乃平播之

後奢世續一旦欲掩而有之此可聽否臣又記臣臨

行時劉安民有一條陳內五六款有一款言永寧所

求地當與之臣謂此爲土司所招耳批行該道查議

未報而臣去蓋其誤與劉一相等耳當時若此其說

則取之播州送之永寧縱使不招物議亦復何所取

裁乎蓋

臣

在川時安疆臣爲其弟堯臣求襲鎮雄布

政司已爲呈詳

臣

與按臣俱未之允遂欲棄而謀永

寧又見永寧人情皆願改流奢世續一老婦無子不

能自固遂扛幫奢氏爭地自廣實欲自爲之地耳

臣

旣已嚴爲駁正比新督臣至又力加清查此志不遂

迄今仍播此說以惑亂官司搖撼忠良將令人謂永

寧業以拂情水西自當罷手則一可植不拔之基

可冀不遠之復此孫臏走魏都之謀子產立公孫洩
之義何物狡夷計亦出此後來諸臣原不在事遂以
爲然而不知實不爾也此永寧之事也

臣

請言水西

臣在川時聞水西自播州前宣慰楊相避禍逃之水
西後以病死播人取屍水西不與乃多開其供費之
銀求以地贖屍播人難之有爲之謀者曰以塩水漬
紙曬乾爲券與之三年之後必且碎爛不可舉而後
與之爭地彼無憑矣如其議屍果歸後數年而爭地
水西之券果靡碎而不可舉然地終不肯歸後經告

爭勘明亦不肯與以此時有讐殺境上爲兩爭不決之地此其言不知的否而贖屍之事則真此播地入水之一也又聞尚書葉夢熊巡撫貴州時應龍逆形已著夢熊欲剿之召安疆臣之父安國亨密與計議國亨自任取應龍之首出而洩之今應龍逃之川省求救撫按國亨遂乘機占其水烟天旺一帶地土此後時剿時撫播入歲無寧日至應龍浸尋造逆懼失水西之援亦未敢動兵相爭但亦僉派頭目催辦根馬若兩屬然此又播地入水之一也臣於平播之後

尚未及清界安疆臣也遣兵突入播地住劄卽具文
申報以安插洞民爲詞蓋隱然有侵據之意先以文
嘗臣耳臣怒而駁切責之疆臣懼因退兵去且具結
自明比臣回籍後見邸報則令兵官劉勝以受贓退
札爲督臣叅提此退則彼進當不復仍舊貫矣此又
播地入水之一也日臣之起家河上也督臣有使入
京正地界疏竝以揭帖示臣見其議尙未決因復
之曰當日清界鄙意欲張嚴局而寬收之使國法與
情兩得其平耳今宜徒寬歸結爲妥近數月前督臣

又有入京之使帶書報臣言僕亦非敢過求也止緣

疆臣全不退地而貴州又不肯擔直令我攜而全與
之我不能清以前未清之地而竝其已清者失之可

乎此日來撫臣郭子章有人與臣相聞則謂臣原開

止水烟天旺等四處今多至一百二十處何以歸結

臣謂不必論原開只查係先年者姑與水西係近時

者當歸遵義內有應認根者今之均認必與地相當

夷情尚未厭也另爲加恩以償其勞且令同心相商

務求早結由是觀之則地界歸結亦不難矣臣意此

時當已結局而不意又有安順臣之事也臣記安疆
臣諸目把在漢把以陳恩爲守在土把以柯阿箇爲
守今疏安順臣係迷杓頭爲柯阿箇之子此亦至貴
倨矣何故一旦携家出奔此必先有所以重傷其心
而後羅學茂等得以就中取事不知此後能兩相忘
否今已議定發回安插計此時當發回久矣此在督
撫按臣必有善處之術在安順臣必有自果之策在
安疆臣亦必有順令之恭必不至襲往年安定之續
而蹈前代悉但謀之慘然其事總與地界無干今第

宜早結地界以杜後端耳臣聞邸報見督臣一次疏

內述兵部咨云據法而論查係播州故土應盡退還

以明朝廷之威令平心而論查係嘉靖以前侵古應

稍加曲處以示朝廷之寬仁此即臣所謂張嚴局而

寬收之說也所當遵照歸結者也臣又見督臣一次

疏稱該道委官勘明水西侵地有洪武年者有嘉靖

年間者甚有在平播之後者此即臣所謂遠年應與

水西近年應歸遵義之說也所當查照分別責令退

還與稍加曲處者也臣又見近日諸臣條議應與應

歸地界也定止議認納糧銀多寡之間耳臣謂事至
今日在水西既欲得地必須增糧何者昔爲兩爭不
定之地今爲一成不毀之業必須數倍認納方於情
理爲順不然均一播地也歸之朝廷則糧重歸之安
氏則糧輕地已歸於安氏糧猶累大播民在土夷事
事求勝在朝廷事事相假無論非朝廷所以處安氏
亦豈安氏所以自處乎臣初委官入播也奢氏具文
紛擾安氏寂無一言臣固知其欲候臣去別爲伎倆
矣臣發保寧猶移文諭之令他日恭聽處分無至據

地求勝再蹈楊氏覆轍當是時水西內有鳳氏外有
陳恩彼二人者尙知分義識時勢臣計歸結無難乃
近聞鳳氏物故陳恩見疏當是王家猷李希聖張問
達一派蠢愚小人撥唆疆臣葛藤下斷以至今日嗟
夫平播以前猶是取之楊氏平播以後乃是取之朝
廷旣欲寸土不失又欲斗糧不納此於臣節順耶逆
耶於安氏福耶禍耶鳳氏已在地下有疆臣良心不
死早夜以思當有食之不能下咽者奈何其要求無
已至衆叛親離尙復不知止足也臣謂當此之時卽

地界徒寬歸結其於安氏似宜加以戒諭督其糧馬庶可以尊國體而戢夷情黨于土司者則待之太寬於處土司者則責之太備適以張其勢而益之疚耳且不虞土司謀臣從傍謂秦無人耶蓋因是而有感于任事之難也當播州初發難也四方畏之如虎文武避之如蠶盧應亮以一叅將調之從任懼而自刃其腹流腸而死彼時事勢居然可知乃一二書生身在行間披堅執銳與羣賊徒事於矢石瘡癘之間不幸而死則爲張棟幸而不死則爲張悌高折枝卽

有他事便在小過不及亦宜暫且相寬矣而土司狐
兔情深疆土念重動則張齟裂眦跋扈跳梁冀以動
後事者念亂之心而重首事者貪功之罪夫羅學茂
無端勾引致難歸結幾成多事誠爲可恨然此近年
事也若在先年不過清疆界耳招流移耳自督臣不
能坐照於四百里之外卽悌與折枝又安能逾覩於
二三年之前儻因今日之變局而遂謂當日全局之
皆非因羅學茂一時之譎張而遂爲前後在事諸臣
之罪案將無因噎廢食波至而自投於水耶誠恐平

播諸人他日但有事端便當追論則立一時之功返以賈終身之罪此非所以勸勞臣鼓敵愾也諸臣乃箭餘生亦何足惜所惜國家大體耳臣謂宇宙大矣固不必吝此一塊土以失遠人之心縉紳多矣亦何必苦此一二人以快土夷之意自今而後下人多事似不必延及土人後人誤事似不必追及前人死人懷事似不必抵以生人爲朝廷明不御之權爲大臣存專制之體爲小臣酬殉國之勞庶不至縉紳制命夷秋而逆賊含笑地下後可緩急尚可使人此臣所

感於任事者也臣又因是而有感於論事之難也西
南夷其人皆犬羊也其政皆水火其民皆蟬蛻也以
前不論自臣所見彭元錦追逐冉御龍直至重慶西
陽境內數百里死者如麻勘問竟徒寬貸霑益州劫
取奢世統赤水之街人頭滿地有司亦不以報曰此
土人耳蓋其民雖在治朝常如亂世從朝至夕莫必
其命夫非天地所生耶向使皆爲郡縣有是事否說
者以土司起至漢諸葛亮所置謂爲當然夫亮方規
取中原力自無餘耳何獨亮哉高皇帝定鼎金陵百

我之餘急在東南故緩在西南也又皇帝建都北地
三犁之後急在北夷故緩在南夷也後世則承平日
久自不宜無故而發災難之端故從古帝王有先天
以開人有因時而立政亦各以其時耳夫播民之在
水火八百年矣向以途酋自干天討遂至興師糜費
雖多然此一方之民從此遂長辭水火永妻孥亦未
爲非帝王覆載生成之全功也當定亂之初乘此無
敵之威復其自有之士則一方小民旣永出陷溺隣
境土司亦莫敢支吾何拒非長猷便計哉乃在事之

人中遭多故遂至不了其在今日議論已多觀聽漸
消自不得不斟酌於予奪之間矣此所謂因時立政
者也但欲善處亦不過近者歸地遠者認糧如督撫
所議住種已久墳墓難移姑以順蠻夷之心示寬大
之政云爾公麼小夷亦重爵土應龍之事彼不見耶
亦何必以敵國相視甚至不問事體大小但一清查
便是開釁如劉二相之云若言取者便爲有罪言與
者便爲有功且臣無自專之制也生殺予奪自應請
命亦何必以聖人律人甚至不問法紀可否但一慎

重便曰避嫌如劉安氏之云若言取者便爲小人言
與者便爲君子蓋漢過固不可啓人情難爲振易爲
狗夷情束之難縱之易今日以清地爲開邊他日必
有以失地爲安邊者今日以持法爲避事他日必有
以廢法爲任事者久之無論未清之地不能得將至
見有之地不能守坐使朝廷鞭撻四夷之威頓成習
伏強隣之勢且不見狂狗之噬人者乎人益退狗益
進不至激其怒而杖殺之不巳然則釀成播州之劇
恐不在彼而在此也豈不惜哉且人各有心人各有

曰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此曰胡爲避嫌而失意
戎之術彼曰胡然冒嫌而棄盧龍之墓此曰吾爲急
公而置毀譽於度外彼曰吾俟論定而置死生於目
前今舉世之人如穴中觀鬪強弱難分久之必至兩
家袖手一事無成避空談而貽實禍則亦議論相勝
之流弊也臣謂邊疆爲重心術難明今日之事止宜
論是非而速爲處分不必定人品而遂爲軒輊庶目
前旣得結絕將來亦免反覆此臣所感於論事者也
臣莫由餘生不宜喋喋言事第西南夷所關朝廷邊

事所係事內者不爲分明事外者何以處置始事者
不道其詳後事者終謬其指臣故爲深切著明具疏
以請伏乞 皇上勅下兵部議覆施行新疆幸甚矣